



讀禮通考



讀

十六



禮通考卷第五十九

經禮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

喪儀節二十二

臨禮

周禮春官大宗伯朝覲會同則為上相王哭諸侯亦如

之注哭諸侯者為薨於國為位而哭之

胡安國曰周制王哭諸侯則大宗伯為上相司服為王制總麻宰夫掌邦之弔事戒令與其幣器財用是王者所以懷諸侯也

乾學案天子為諸侯總衰非總麻也

檀弓天子之哭諸侯也爵弁經紵衣或曰使有司哭之

注天子服士之祭服以哭之明為變也天子至尊不見尸柩不弔服麻不加於采此言經衍字也時人間有弁經因云之爾周禮王弔諸侯弁經總衰使有司哭之非也哀戚之事不可虛○疏諸侯薨在本國天子遙哭之不親見尸柩不服總衰弔而服爵弁紵衣紵衣絲衣也則諸侯以下雖不見尸柩仍弔服也

方慤曰爵弁則其色如爵紵衣音緇則其色如之胡銓曰有司哭之非也惡夫涕之無從況使入乎

此係明八年八月八日所購以贈



輕故君有慶臣亦有慶君有戚臣亦有戚書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尊卑異而
已矣雖於其臣亦然故臣疾君親問之臣死君親哭之所以致忠愛也若生也
而用死也而棄生也而厚死也而薄生也而愛死也而惡生也教之忘生也教
之背死也禍莫甚於背死而忘生苟為背死而忘生則不足以託六尺之孤寄
百里之命施之於人者不變於存亡然後人之視其君亡猶存矣則夫桃荊胡
為乎諸臣之廟哉或曰於記有之宜若禮然曰否是故亦周未之記也昔者仲
尼之畜狗死子貢埋之曰丘聞之也敝帷不棄為埋馬也敝蓋不棄為埋狗也
而丘也貧無蓋也亦予之席焉夫不以賤而棄之為勞也夫不以死欺之為有
生也勞雖賤不棄也死雖狗不欺也而況於君臣乎
吾故曰君臨臣喪以桃荊先非禮也周之末造也

曲禮臨喪則必有哀色

陳祥道曰情者色之實色者情之文情之得失存乎內

則色之得失見於外臨喪必有哀色則哀之情可知

臨喪不笑

呂大臨曰臨喪非笑所也

入臨不翔

疏入臨人之喪不得趨翔為容

哭日不歌

疏哭日謂予人日也

論語子於是日哭則不歌

集注哭謂弔哭一日之內餘哀未忘自不能歌也

子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

疏親臨死喪當致其哀不哀則失於和易

黃公紹韻會舉要臨力鳩切哭也顏師古曰衆哭曰臨毛晃增韻喪哭論語臨喪不哀禮記臨喪則必有哀色周禮王弼臨注以尊適卑曰臨

奔喪哭父之黨於廟母妻之黨於寢師於廟門外朋友

於寢門外所識於野張帷

注此因五服聞喪而哭列人恩諸所當哭者也黨謂族類無服者也逸奔喪禮曰哭

父族與母黨於廟妻之黨於寢朋友於寢門外壹哭而已不踊壹哭而已不哭
不為位矣○疏此明無服之親聞喪所哭之處案檀弓云師吾哭諸寢與此異者
熊氏云檀弓設禮此周法也此哭父黨於廟而檀弓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
側室若無殯則在寢與此不同者異代禮也此母黨在寢逸奔喪禮母黨在廟者
皇氏云母存則哭於寢母亡則哭於廟熊氏云哭於廟者是親母黨哭於寢者蓋
慈母繼母之黨未知孰是故兩存之沈氏云事由父者哭之廟事由己者則哭之
寢此師於廟門外者是父之友與為師同故哭之廟義亦通也

方慈曰廟者神之所居有尊之道故哭父之黨於廟寢者人之所居有親之道
故母妻之黨於寢師以道之尊而有別於父故於廟門外朋友以德之親而有
別於母妻故於寢門外所識則非親特與之相識而已故於野以示其遠焉

喪服小記哭朋友者於門外之右南面

注變於有親者也門外寢門外

檀弓妻之昆弟為父後者死哭之適室

注以其子為主袒正也

免哭踊

注親者主之

夫入門右

注北面辟正主

使人立于門外告來者狎

則入哭

注狎相習知者

父在哭於妻之室

注不以私喪于尊

非為父後者哭

諸異室

疏適室正寢也禮女子適人者為昆弟之為父後者不降以其正故也故姊妹之夫為之哭於適室之中庭也甥舅總故命已子為主受弔拜賓也但免哭踊者冠尊不居內祖之上必先去冠而加免故凡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故袒免哭踊也子既為主位在東階之下西嚮父入門右近南嚮便似二主故入門右而北面示辟為主之處也門內有哭則鄉里聞之必來相弔故使人出門外告語來弔者述所哭之事明為主在不關已也若弔人與此亡者曾經相識狎習當進入共哭也若父在則適室由父故但於妻室之前而哭之亦子為主使人立于門外也案奔喪禮妻之黨哭諸寢此哭於適室及異室者寢是大名雖適室及妻室異室總皆曰寢此云子為主袒免哭踊則夫入門右亦哭踊故知夫入門右亦踊但文不備爾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于側室注嫌無側室哭于門內之

右

注近南者為之變位

同國則往哭之

注喪無外事○疏此哭於門內之右謂庶人無側室者故內則云庶人無側室言近

南為之變位以其尋常為主當在階東西南面今稱門內之右故知近南為之變位也必變之者以哭於大門內之右既非常哭之處故繼門而近於南也鄭云近南則由西面但近南爾必知西面者案上喪禮朝夕哭眾主人眾兄弟繼婦人南皆西面明此哭兄弟亦西面也所以同國則往哭異國則否者以其已有喪殯不得嚮他國故鄭云喪無外事

方慤曰哭于側室者欲其遠殯宮也哭于門內之右者不居主位示為之變也同國往哭之者以其不遠故也

孔子哭子路於中庭

注寢中庭也與

有人弔者而夫子拜之

注使自備來赴

使者曰醢之矣

注時衛世子蒯聵篡輒而立子路死之醢之者示欲啗食以怖眾

既哭進使者而問故

注使自備來赴

遂命覆醢

注覆醢之不忍食○疏師哭諸

師同親之若其不親當哭於寢門外與朋友同

王安石曰孔子哭子路與哭師同或者哭弟子之禮當如師猶服之有報乎

伯高死於衛赴於孔子

注赴告也凡有舊

孔子曰吾惡乎哭

注會尚新

諸

親疏會尚新

師吾哭諸寢朋友吾哭諸寢門之外

注別輕

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

注已猶大也

夫由賜也見我

注別輕

野

注別輕

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

注已猶大也

夫由賜也見我

注別輕

野

注別輕

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

注已猶大也

夫由賜也見我

注別輕

野

注別輕

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

注已猶大也

夫由賜也見我

注別輕

野

注別輕

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

注已猶大也

夫由賜也見我

注別輕

野

注別輕

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

注已猶大也

夫由賜也見我

注別輕

野

注別輕

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

注已猶大也

夫由賜也見我

注別輕

野

注別輕

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

注已猶大也

夫由賜也見我

注別輕

野

注別輕

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

注已猶大也

夫由賜也見我

注別輕

野

注別輕

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

注已猶大也

夫由賜也見我

注別輕

野

注別輕

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

注已猶大也

夫由賜也見我

注別輕

野

注別輕

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

注已猶大也

夫由賜也見我

注別輕

野

注別輕

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

注已猶大也

夫由賜也見我

注別輕

野

注別輕

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

注已猶大也

夫由賜也見我

注別輕

野

注別輕

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

注已猶大也

夫由賜也見我

注別輕

野

注別輕

於野則已疏於寢則已重

注已猶大也

夫由賜也見我

注別輕

吾哭諸賜氏

注本於恩哭於子貢寢門之外

遂命子貢爲之主

注明恩所由

曰爲爾

哭也來者拜之知伯高而來者勿拜也

注異於正主○疏兄弟親父友疏必哭諸廟及

廟門外者兄弟是先祖子孫則哭之於廟此設禮則哭於寢故雜記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之側室若無殯當哭諸正寢父之友與父同志故哭諸廟門外非先祖之親故在門外也師友爲重所知爲輕所以哭師於寢寢是己之所居師又成就於己故哭之在正寢此謂設禮若周禮則奔喪云師哭諸廟門外故鄭答趙尚之問亦以爲然孫炎云奔喪師哭諸廟門外是周禮也依禮而哭謂野若不依此禮則不可故下云惡野哭者以違禮爲野哭也

陳祥道曰爲子貢而來知生者也爲伯高而來知死者也知生者弔而不傷則來者禮也故拜之知死者傷而不弔則來者非禮也故勿拜之哭於賜氏義也故子貢之拜不拜禮也

陸佃曰禮哭師於廟門外而孔子曰師吾哭諸寢至是師少隆矣蓋君不知所以教而後師之報禮重故子貢請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然則心喪三年記孔子以後之禮

徐師曾曰兄弟出於祖內親也故哭諸廟父友聯於父外親也故哭諸廟門外師以成德其親視父故哭諸寢友以輔仁其親視兄弟故哭諸寢門之外皆重之也泛交之人不及朋友故哭諸野疏之也此常禮也今伯高於我過於所知而不及師友於野則太疏於寢則太重此常禮所無要當以義起爾故因其由賜而見遂哭諸賜氏且使爲之主明恩之所由也既而又教以拜賓之禮爲子貢而來則弔生之情在子貢知伯高而來則傷死之情在伯高或拜或不拜凡以稱其情爾聖人酌哭泣之位審拜賓之禮其慎如此所以爲禮義之宗主也

陳莊子死赴於魯魯人欲勿哭繆公召縣子而問焉縣子曰古之大夫束脩之間不出竟雖欲哭之安得而哭之今之大夫交政於中國雖欲勿哭焉得而弗哭且臣聞之哭有二道有愛而哭之有畏而哭之公曰然然則如之何而可縣子曰請哭諸異姓之廟於是與哭諸縣氏

注君無哭鄰國大夫之禮陳莊子齊大夫陳恒之孫名伯

方慤曰生既畏之不教不與之交死亦畏之不教不爲之

哭矣哭諸縣氏以其禮所由起與哭伯高於賜氏同義游桂曰春秋時先王之禮顛倒錯亂甚矣魯悼公之喪孟敬子食食此人臣而禮損於君者也繆公之於莊子此人君而加禮於臣者也行道者以政正人之情因情以制當行之禮苟惟不然政亂而時弊時弊而情佚情佚而禮變矣

徐師曾曰哭諸縣氏以禮自縣子而起也

陽門之介夫死司城子罕入而哭之哀晉人之覘宋者反報於晉侯曰陽門之介夫死而子罕哭之哀而民說殆不可伐也孔子聞之曰善哉覘國乎詩云凡民有喪

扶服救之雖微晉而已天下其孰能當之

注陽門宋國門名介夫甲衛士于罕

戴公子樂甫術之後樂喜也救猶助也微猶非也○疏介夫匹庶之賤人子罕是國之卿相以貴哭賤感動民心皆喜悅若有人伐民必致死故云殆不可伐

陳祥道曰吳起吮一人之疽而鄰敵莫抗段熲裹一人之瘡而西羌頓乎然則司城子罕哭一介夫而民悅其可伺隙抵巇而伐之哉覲者所知微矣

葉夢得曰介夫至賤子罕一哭之哀而晉國視之不敢伐聖如孔子以為天下莫能當之故曰治國不敢侮鰥寡而況於士民乎

左傳成公二年九月衛穆公卒晉二子注卻克自役弔焉

哭於大門之外注師還過衛故因弔之衛人逆之注逆於門外設喪位婦人

哭於門內注喪位婦人哭於堂賓送亦如之遂常以葬注至葬行此禮○疏

哭於大門之外謂大門外之西東面衛人逆之謂大門外之東西面各從賓主之位婦人哭於門內謂門內之西東面以堂上在西東面故也至於二子之去衛人送之其位亦如之自此有鄰國弔者常行此禮而至於葬沈氏云維記弔者即位於門西東面主孤西面相者受命曰孤某使請事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弔者入主人升堂西面弔者升自西階東面致命此臣奉君命行弔之禮今二子師行經衛竟不敢成禮故於大門之外喪大記云君之喪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又曰婦人迎客送客不下堂是喪位婦人哭於堂

襄公十二年吳子壽夢卒臨於周廟禮也注文王廟也周公出文王魯立其廟

凡諸侯之喪異姓臨於外注於城外同姓於宗廟注所出王之廟同

宗於祖廟注始封君之廟同族於禰廟注父廟也同族謂高祖以下是故魯為諸姬

臨於周廟注諸姬同姓國為邢凡蔣茅胙祭臨於周公之廟注即祖廟也六

國皆周公之支子別封為國共祖周公

漢書賈山傳上書曰古之賢君於其臣也尊其爵祿而

親之疾則臨視之亡數死則往弔哭之臨其小斂大斂

已棺塗而後為之服錫衰麻經而三臨其喪未斂不飲

酒食肉未葬不舉樂當宗廟之祭而死為之廢樂故古

之君人者於其臣也可謂盡禮矣服法服端容貌正顏

色然後見之故臣下莫敢不竭力盡死以報其上功德

立於後世而令聞不亡也

霍光傳光薨上及皇太后親臨光喪大中大夫任宣與

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

後漢書祭遵傳遵卒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先會喪所

賈豐通考卷五十九

六

車駕素服臨之望哭哀慟還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已喪禮成復親祠以太牢如宣帝臨霍光故事詔大長秋謁者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費博士范升上疏曰古者臣疾君視臣卒君弔德之厚者也陵遲以來久矣及至陛下復興斯禮羣下感動莫不自勵至葬車駕復臨贈以將軍侯印綬朱輪容車介士軍陳送葬既葬車駕復臨其墳存見夫人室家

李通傳通卒帝及皇后親臨弔送葬

鉅期傳期卒帝親臨襚斂

鄧晨傳晨卒乘輿與中宮親臨送葬

卓茂傳茂卒賜棺槨冢地車駕素服親臨送葬

趙熹傳熹疾病帝親幸視及薨車駕往臨弔

牟融傳融卒車駕親臨其喪

鄧彪傳彪卒天子親臨弔焉

馮勤傳勤卒帝悼惜之使者弔祠賜東園秘器賻贈有加焉

伏湛傳湛卒賜秘器帝親弔祠遣使者送喪脩冢

侯霸傳霸卒帝深悼惜之親自臨弔

張禹傳禹卒使者弔祭

趙典傳典病卒使者弔祠

梁商傳商薨帝親臨其喪及葬贈輕車介士中宮親送帝幸宣陽亭瞻望車騎

杜林傳林卒帝親自臨喪送葬

馬廖傳廖卒帝以廖先帝之舅厚加賁賻使者弔祭王主會喪

桓榮傳顯宗永平中榮卒帝親自變服臨喪送葬賜冢

塋於首山之陽

通典魏大司馬曹真薨王肅爲舉哀表云在禮大臣之喪天子臨弔諸侯之薨又庭哭焉同姓之臣崇於異姓自秦逮漢多闕不脩暨光武頗臻其禮於是羣臣莫不競勸博士范升上疏稱揚以爲美可依舊禮爲位而哭之敦睦宗族於是帝幸城東張帷帳而哭之及鍾太傅薨又臨弔焉

晉書鄭冲薨帝於朝堂發哀

羊祜喪旣引帝於大司馬門南臨送

王沈薨帝素服舉哀

賀循卒帝素服舉哀哭之慟將葬帝又出臨其柩哭之甚哀

職官分記晉尚書令拜授皆策命薨則於廟堂發哀

晉書載記後秦姚興以大臣屢喪令所司更詳臨赴之制所司白依故事東堂發哀興不從每大臣死皆親臨之

梁書天監二年沈約遭母憂輿駕親出臨弔

十八年武帝春祠二廟旣出宮有司以左將軍馮道根訃聞帝問中書舍人朱异曰吉凶同日可乎對曰昔衛獻公聞柳莊死不釋祭服而往哭之道根有勞王室臨之禮也帝即幸其宅哭之慟

魏書盧魯元卒太武帝三臨之

渭州刺史昌國伯雷紹卒還葬長安武帝素服臨弔明帝時長孫澄卒自初喪至葬帝三臨之宇文容曰君臨臣喪自有節制今乘輿屢降恐乖典禮

周書太師李弼薨明帝三臨其喪

唐書禮志君臨臣喪則設大次於其門西設素裯榻於堂上皇帝小駕鹵簿乘四望車警蹕鼓吹備而不作皇帝至大次易素服從官皆易服侍臣則不皇帝出次喪主人免經釋杖哭門外望見乘輿止哭而再拜先入門右西向皇帝至堂升自阼階即哭位巫祝各一人先升巫執桃立於東南祝執蒨立於西南戈者四人先後隨升喪主人入庭再拜勅引乃升立戶內之東西向皇帝出喪主人門外拜送皇帝變服於次乃還廬文武常服皇帝升車鼓吹不作而入

唐書魏徵傳徵薨帝臨哭爲之慟罷朝五日太子舉哀西華堂將葬帝登苑西樓望哭盡哀

高士廉傳士廉卒帝欲臨弔房玄齡以帝餌金石諫不宜近喪帝曰朕有舊故姻戚之重君臣之分卿置勿言

即從數百騎出長孫無忌伏馬前陳士廉遺言乞不臨喪帝猶不許無忌至流涕乃還入東苑南向哭喪出橫橋又登城西北樓望哭

張公謹傳公謹卒帝將出次哭之有司奏曰在辰不可帝曰君臣猶父子也情感於內安有所避遂哭之

王珪傳珪卒帝素服哭別次

崔敦禮傳敦禮卒高祖爲舉哀東雲龍門

李大亮傳大亮卒太宗爲之舉哀於別殿

郭孝恪傳孝恪討龜茲中流矢卒太宗責孝恪斥候不明至顛覆奪其官後愍死戰更爲舉哀

郝處俊傳處俊卒帝哀歎其忠舉哀光順門祭以少牢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

泉男生傳男生卒帝爲舉哀喪至都詔五品以上官哭

蘇瓊傳瓊卒皇太子別次舉哀

蘇頲傳頲卒帝即日帳次哭洛城南門

太常因革禮禮院例冊乾德四年九月皇舅右衛大將軍杜審瓊卒中書門下召禮官訪皇帝臨喪故事禮院言案開元禮臨喪所司備小駕鹵簿儀仗鼓吹前導未出宮前備奏嚴及侍中奏中嚴外辦百官皆素服陪位皇帝自內乘輿門下侍郎奏請降輿千牛將軍四人執戈出一人執桃一人執芻又周顯德二年樞密使郭仁誨薨其日周世宗車駕幸其私第贊禮者引喪主哭於大門內望見乘輿止哭再拜引喪主立於庭皇帝至幕殿改服素服就臨升殿南間喪主內外再拜皇帝哭十五舉音喪主內外皆哭皇帝詣祭所三奠酒喪主以下

再拜皇帝退止哭從官進名奉慰皇帝改常服還內及五年王朴薨世宗臨喪更不具儀今來皇舅杜審瓊之喪亦乞不用小駕鹵簿儀仗等物只依王朴例施行詔可

宋史建隆四年山南東道節度使慕容延釗卒太祖素服發哀其後趙普薨太宗亦如之景德四年李沆薨禮官言舉哀品秩雖載禮典伏緣國朝惟趙普曹彬曾行茲禮今望裁自聖恩詔特擇日舉哀自後宰臣薨皆用此禮

太常因革禮大中祥符三年四月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駙馬都尉石保吉薨車駕欲即日臨喪有司言乙卯饗太廟已在致齋中請俟祀畢乃往詔可六月翰林侍講學士禮部尚書兼秘書監郭贇卒詔曰贇逮事先

朝歷升顯位初序齒冑實賴師模逮夫纂承益隆委遇經筵書府方任老成遽以訃聞倍深惋歎追懷舊德宜越常鈞朕今親臨以申軫悼仍勅所司不得爲例○天聖喪葬令皇帝臨臣之喪一品服錫衰三品以上總麻四品以下疑衰皇太子臨弔三師三少則錫衰宮臣四品以上總麻衰五品以下疑衰

宋史太平興國元年薛居正卒太宗親臨居正妻拜於喪所

邢昺傳國朝故事非宗戚將相無省疾臨喪之禮特加於邢昺與郭贊者以恩舊故也

李沆傳沆薨真宗再往臨哭之

程大昌演繁露石熙載爲樞密使乞解政除右僕射太平興國九年薨太宗即往臨其喪近世執政旣罷

而卒車駕臨視自公始

楊礪傳礪爲樞密副使卒官真宗軫悼即冒雨臨其喪礪僦舍委巷中乘輿不能進步至其地嗟憫久之廢朝贈兵部尚書

天禧元年大尉王旦薨時季秋大亨明堂其日發哀真宗疑之禮官言初事在質明之前成服於旣祠之後於禮無嫌詔可

仁皇訓典太傅致仕張士遜卒幸其第臨奠翌日上顧謂輔臣曰昨日左右有言庚戌是朕本命日不宜臨喪朕以師臣之舊何所避也文彥博進曰陛下過於唐太宗辰日哭張公謹遠矣

宋史元祐元年王安石薨在神宗大祥之內司馬光薨亦在諒闇中皆不舉哀成服

高宗於劉光世張俊秦檜之喪皆為臨奠然後設幄舉哀成服

宋史禮志車駕臨奠太常新禮宰相樞密宣徽使叅知政事樞密副使駙馬都尉薨皆臨幸奠酌及發引乘輿或再往咸平二年工部侍郎樞密副使楊礪卒即日冒雨臨其喪大中祥符元年殿前都虞候端州防禦使李繼和卒真宗將臨其喪以問宰臣對曰繼和以品秩實無此禮陛下敦序外族先朝亦嘗臨杜審瓊之喪於禮無嫌帝然之即日幸其第康定二年右正言知制誥吳育奏臣竊見車駕每有臨奠臣寮宗戚之家皆即時出幸道路不戒羽衛不全從官奔馳衆目驚異萬乘法駕豈慎重之意乎雖震悼方切於皇慈而舉動貴合乎經禮臣竊詳通禮舊儀蓋俟喪家成服然後臨奠於事不

迫在禮亦宜臣愚欲乞今後車駕如有臨奠去處乞俟本家既斂成服然後出幸則恩意容典詳而得中警蹕羽儀備之有素事下禮官議遭喪之家有出殯日乃成服者恐至時難行臨奠請自今聖駕臨奠臣寮宗戚之家若奏計在交未前即傳宣閤門只於當日令所屬候儀衛備奏請車駕出幸若奏計在交未後即次日臨奠庶使羽衛整肅於事為宜詔可其儀乘輿自內出千牛將軍四人執戈一人執桃一人執芻前導車駕將至所幸之第贊禮者引喪主哭于大門內望見乘輿止哭再拜立于庭皇帝至幕殿改素服就臨喪主內外再拜皇第哭十五舉音喪主內外皆哭皇帝詣祭所三奠酒喪主已下再拜皇帝退止哭從官進名奉慰皇帝改常服還內

朱或可談故事宰相薨駕幸澆奠褰帷見尸則所陳尚方金器盡賜其家不舉帷則收去宰相吳充元豐間薨於私第上幸焉夫人李氏徒跣下堂叩頭曰吳充貧二子官六品乞依兩制例持喪仍支俸詔許之然倉卒白事不及褰帷駕興諸司斂器皿而去計其所直與二子特支俸頗相當因謂官物不可妄得如此

朱子語類本朝於大臣之喪待之甚哀賀孫舉哲宗哀臨溫公事曰溫公固是如此至於嘗爲執政已告老而死祖宗亦必爲之親臨罷樂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大斂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翹然此是渡江後君臣之勢一向懸絕無相親之意故如此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可爲緣是親愛一

體爾

顧璘息齋存藁張翊上元人弘治甲子舉人嘗采宋史臨奠大臣之禮爲一編曰臨奠錄示大臣宜厚也遼史重熙十二年蕭孝忠薨帝素服哭臨赦死囚數人爲孝忠薦福葬日親臨賜官戶守冢

金史貞元三年太傅大臬薨親臨哭之命有司廢務○大定六年僕散忠義薨上親臨哭之慟輟朝奠祭賻銀千五百兩重綵絹各五十世宗將幸西京復臨奠命參知政事唐括安禮護喪事凡葬祭從優厚官爲給之○十二年紇石烈志寧薨上輟朝臨其喪行哭而入哀動左右將葬上致祭見陳甲柩前復慟哭之賻銀千五百兩重綵五十端絹五百匹葬事祠堂皆從官給

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年冬十月鄂國公常遇春訃至上

悲悼罷朝即命禮部議天子為大臣發哀禮禮官言周制王哭諸侯大宗伯為上相檀弓天子之哭諸侯雀弁紵衣自周以降天子為諸王大臣皆有舉哀之禮漢東海恭王薨明帝幸津門亭發哀晉長樂公主扶風王亮薨武帝並舉哀三日唐永安王孝基薨高祖為之發哀宋汝南郡王晉王夫人符氏薨天子皆為之素服舉哀此為諸王妃主而舉哀也魏司馬曹真薨帝幸城東張帳而哭之唐太子右衛率李大亮卒太宗為之舉哀樂安郡公惟正薨仁宗素服發哀於後苑此為大臣宗戚而舉哀也今請用宋太宗為韓王趙普舉哀故事制可

其儀注與集禮文同

十八年二月太傅魏國公徐達卒帝祖跣奔達寢撫尸而慟

衛國公鄧愈卒于壽春帝哭之慟輟朝三日喪車至三山帝親出臨奠之

乾學案禮有君視大斂之儀記詳君弔大夫士之節後世君臣勢分日隔其或奏訃而舉哀或臨弔或賜賻或送葬皆為殊典因統載於臨喪之條

開元禮若有親故哭殯者內外俱升就殯堂位尊者坐

若賓敵體以上賓初入則起賓坐亦坐賓起亦起

內外俱哭相者引賓入升堂立于殯

東西面南上尊者坐俱哭盡哀尊者起相者引出卑者

再拜訖乃就主人前稍南東面執慰相者引以次出

者賓拜訖主哭盡哀或就孝子撫哭盡哀而出少頃相者引主人以下降還次

政和禮品官喪儀若哭殯內外俱升就殯堂尊者坐

若

敵體賓初入門起賓坐亦坐賓起亦起

內外俱哭贊者引弔者入升堂立于殯東

西向南上尊者坐哭盡哀乃出卑者再拜訖乃就主人前慰訖贊者引以次出恩深者賓拜訖入哭盡哀少頃還訖如初賓客以弔而重

來者主人哭而見其去也又哭之未葬必備衰經而後見

庶人喪儀哭殯俱升就殯堂哭尊者坐若賓敵體以上賓初入則起賓坐亦坐賓起亦起贊者引親賓入升堂立于殯東西向南上尊者坐哭盡哀乃出卑者再拜訖乃就主人前慰訖贊者引以次出少頃還次如初

奠禮

許慎說文奠置祭也

劉熙釋名喪祭曰奠奠停也言停久也亦言樸奠合體用之也

朱子家禮奠用香茶燭酒果有狀或用食物印別為文也賻用錢帛有狀惟親友分厚者有之具刺通名賓主皆有官則具門狀否則名紙題其陰面先使人通之與禮物俱入入哭奠訖乃弔

而退

既通名喪家炷火然燭布席皆哭以俟護喪出迎賓賓入至聽事進揖曰而退竊聞某人傾背不勝驚惶敢請入酌并伸慰禮護喪引賓入至靈座前哭盡哀再拜焚香祝酒酌伏興護喪止哭者祝跪讀祭文奠賻狀於賓之右畢興賓主皆哭盡哀賓再拜主人哭出西向稽顙再拜賓亦哭東向於拜進口不意凶變某親某官奄忽傾背伏惟哀慕何以堪處主人對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伏蒙奠酌并賜臨慰不勝哀感又再拜賓答拜又相向哭盡哀賓先止哭慰主人曰脩短有數痛毒奈何願抑孝思俯從禮制乃揖而出主人哭而入護喪送至聽事茶湯而退主人以下止哭○若亡者官尊即云薨逝少尊即云捐館生者官尊則云奄棄榮養存亡俱無官即云色養若尊長拜賓禮亦同此唯其辭各如略狀之式

儀節

哀止

鞠躬拜興拜興平身

詣靈座前

若眾賓則尊者一

焚香

跪

尊者長者則不用此句

酌酒

執事者跪奉盞與賓賓接之傾酒於地

奠酒

執事接盞置靈座前

讀祭文

祝跪於賓之右讀訖

舉哀俯伏興平身

若不跪不用此二句

復位鞠躬

拜興拜興平身

焚祭文

哀止

禮畢

案曲禮凡非弔喪非見國君無

不答拜者則弔喪不答拜明矣而家禮本書儀乃從世俗有賓主拜答之文蓋禮從宜二先生蓋以義起也弔不答拜禮有明訓二先生尚以義起之若夫祭奠而主人代亡者拜恐無甚害今從弔奠者尊長於亡者則主人代拜平等與卑者則否

慰謝儀

行禮畢主人哭出西向

主人稽顙拜興拜興

賓亦哭答拜

賓慰主人

曰某親傾背哀慕何堪主人謝賓曰伏蒙奠酌并賜慰臨不勝哀感拜興拜興賓答舉哀賓主相向哀止賓先止

曰願抑孝思俯從禮制禮畢

賓揖而出主人哭而入護喪送出或少延茶湯而退

高閏曰既謂之奠而乃燒香酌酒則非奠矣世俗承習久矣非禮也○又曰喪禮賓不答拜凡非弔喪無不答拜者胡先生書儀曰若弔人是平交則落一膝展手策之以表半答若孝子尊弔人卑則側身避位候孝子伏次卑者即跪還須詳緩去就無令跪伏與孝子齊

楊復曰案程子張子與朱先生後來之說奠謂安置也奠酒則安置於神座前既獻則徹去奠而有酌者初酌酒則傾少酒於茅代神祭也今人直以奠為酌而盡傾之於地非也高氏之說亦然與此條所謂入爵跪酌似相抵牾蓋家禮乃初年本當以後來已定之說為正詳見祭禮降神條○又曰案弔禮主人拜賓賓不答拜此何義也蓋弔賓來有哭拜或奠禮主人拜賓以謝之此賓所以不答拜也故高氏書有半答跪還之禮凡禮必有義不可苟也書儀家禮從俗有賓答拜之文亦是主人拜賓賓不敢當乃答拜今世俗弔賓來見几筵哭拜主人亦拜謂代亡者答拜非禮也既而賓弔主人又相與交拜亦非禮也

唐順之與宜興諸友書古禮饋奠則從主人而服則從族戚朋友各以親疎輕重自製之是故主人饋奠而族戚朋友助之執事則有之矣在禮未聞有族戚朋友供奠物之文也主人勞族戚朋友以執事則有

之矣在禮未聞有主人散麻散綯散絹於族戚朋友之文也今一切反是族戚朋友為之饋奠是以族戚朋友而代主人之所自盡也主人為之散麻散綯散絹是以主人而擅族戚朋友之所自備也此禮不知始何時古所謂野於禮者其此類之謂乎且近世喪葬日奢日靡富貴之家一日至享十家之奠自啓殯至葬數日間大牲小牲刳割狼藉且百千計鬼神情狀與人情不相遠鬼而無餒所食幾何今若此不惟生者靡費抑亦使死者不忍且夫放生以資冥福則儒者所不信殺生以重冥咎則理未必無是以痛為亡妻謝此業債族戚朋友則相信者多矣而一簣自宜興歸聞諸友復欲醵金為奠且殺生靡費於有所用所必受猶尚不可況施於所必無用所必不敢受

其謂之何如諸友以爲情有未盡但遠來臨葬此亦足矣即使我身後諸友亦只須如是行之但能相體不爲無情也

後漢書禮儀志朝臣中二千石將軍卒使者弔祭郡國二千石六百石以至黃綬皆賜常車驛牛贈祭

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公侯亡故不分病故陣亡禮部具手本赴光祿寺備辦祭物自初喪至除服以次遣官致祭 聞喪 入斂 首七至終七 下葬 百日

新冬 周年 二周 除服 都督至都指揮亡故

仍備辦祭物自初喪至除服節次遣官致祭 聞喪

下葬 百日 周年 除服 指揮使至指揮僉事亡

故亦節次遣官致祭 安靈 下葬 周年 除服

衛所鎮撫千戶百戶亡故止二次遣官致祭 安靈

下葬

公侯及在京一品二品父母妻喪三品四品父母喪曾授封贈及致仕者各照品級造墳安葬在外止祭祀未封贈者無在外都指揮使至指揮僉事止是禮部遣人往祭一次若回京安葬則照例祭祀千百戶別無祭葬例永樂以後續定凡公侯承襲病故者祭二壇若管府事有功績加太子太保以上及守備南京者俱祭十六壇○凡駙馬都尉病故者祭十五壇○凡伯爵承襲病故者祭二壇其年幼襲爵不及而故者祭一壇若管事有功績加太子太保以上者祭十五壇若公侯伯爲事病故者祭俱無○凡公侯伯母與妻俱祭二壇係皇親者加祭取自上裁○凡兩京二品以上文官并父母妻三品文官并父母曾受本等封者俱照例與祭葬其三品

父母止授四品封及四品官并父母授本等封者俱止
賜祭一壇若止授五品以下封者祭葬俱無其有出自
特恩者不在此限○凡一品官病故者祭九壇父母受
封至一品者祭二壇妻祭一壇○凡尚書左右都御史
在任病故者祭二壇其加有東宮三少或兼大學士贈
一品者祭四壇父母妻祭俱一壇○凡兩京三品官病
故者俱祭一壇致仕者亦然其以侍郎兼學士贈尚書
者祭二壇○凡左右都督至都督僉事管府事病故者
俱祭六壇其先有功後閒住病故者祭二壇母妻祭俱
一壇若署都督僉事祭一壇○凡中都留守正副俱祭
一壇○凡在京親軍衛分帶俸都指揮使及同知僉事
在御馬監把總或出充遊擊參將等官有功無過者祭
一壇○凡錦衣衛等官指揮使同知僉事或帶俸都指

揮職銜者俱祭一壇無葬其係於皇親者祭葬取自上
裁○凡在京在外文武官員不拘品級其以死勤事者
卹典取自上裁○凡外國使臣病故者令所在官司賜
棺及祭○凡公侯伯歿於王事者嘉靖八年題準於本
爵應得祭外加祭二壇

隆慶三年更定凡四品五品文官以侍從春宮軍功等
項應沾卹典者禮部臨時具由取自上裁其他一切雜
途盡行停止弘治十一年例遇有前項陳請仍先移文翰林院兵
部覈實如軍功必躬履行陣侍從必日侍講讀春宮必
親奉出閣開陳有勞方與具由題請若止曾受官未經
實效勤勞者不準嘉靖二十三年例其特恩所加祭葬大約於本
等品級內量加一等如無祭者給與祭一壇無葬者給
與半葬應半葬者給與全葬如講讀官則五品本身有

祭四品本身父母得擬祭葬三品祭得及其妻軍功則四品本身得擬祭葬三品未滿得及其父母各有差等不得越次妄生希覬或有講讀年久啓沃功多軍旅身殲勲勞懋著者卹典自宜加厚禮部臨時擬議奏請定奪○凡二品官本等祭二壇若加陞一品致仕者祭五壇正德七年例加東宮三少致仕者祭三壇正德六年例原加東宮三少而續奉旨革去者止與本等祭二壇妻未封夫人者不准與祭俱嘉靖二十三年例其加陞日淺政蹟未著者臨時覈實奏請量減若被劾冠帶閒住者祭葬俱無俱弘治十年例○凡四品官已經考滿者其父母例不重封雖止授五品封亦與祭一壇未考滿者不准嘉靖二十三年例○凡四品以上官其父母曾授本等封贈者先後病故祭得因後并及其先如有前母亦得及之無封贈者不得越例陳乞其品官

妻非係封贈夫人者原無祭典不准並祭俱嘉靖二十三年例○凡被劾聽調官有心本無疵事因註誤雖遭指摘不累其人品者原得祭葬仍準全給或功有可錄過有可原者功過當相較量其祭葬應全給者半給應半給者有祭無葬若罪過昭彰公論共棄者照閒住例不准給○凡公侯伯本爵應得祭二壇若在内掌府事坐營守備南京同在外總兵征討積有勲勞而加太子太保以上者公侯祭十六壇伯祭十五壇掌府事坐營總兵歷有勲勞者祭七壇掌府事坐營積有年勞者祭五壇雖掌府事而政績未著者祭四壇管事而被劾勘明閒住者止與本爵祭二壇被劾而未經勘實者祭一壇勘實而罪重者并本爵應得祭葬一槩盡削○凡都督同知僉事起用未久病故者與祭三壇嘉靖三十九年例錦衣衛都指揮使身後贈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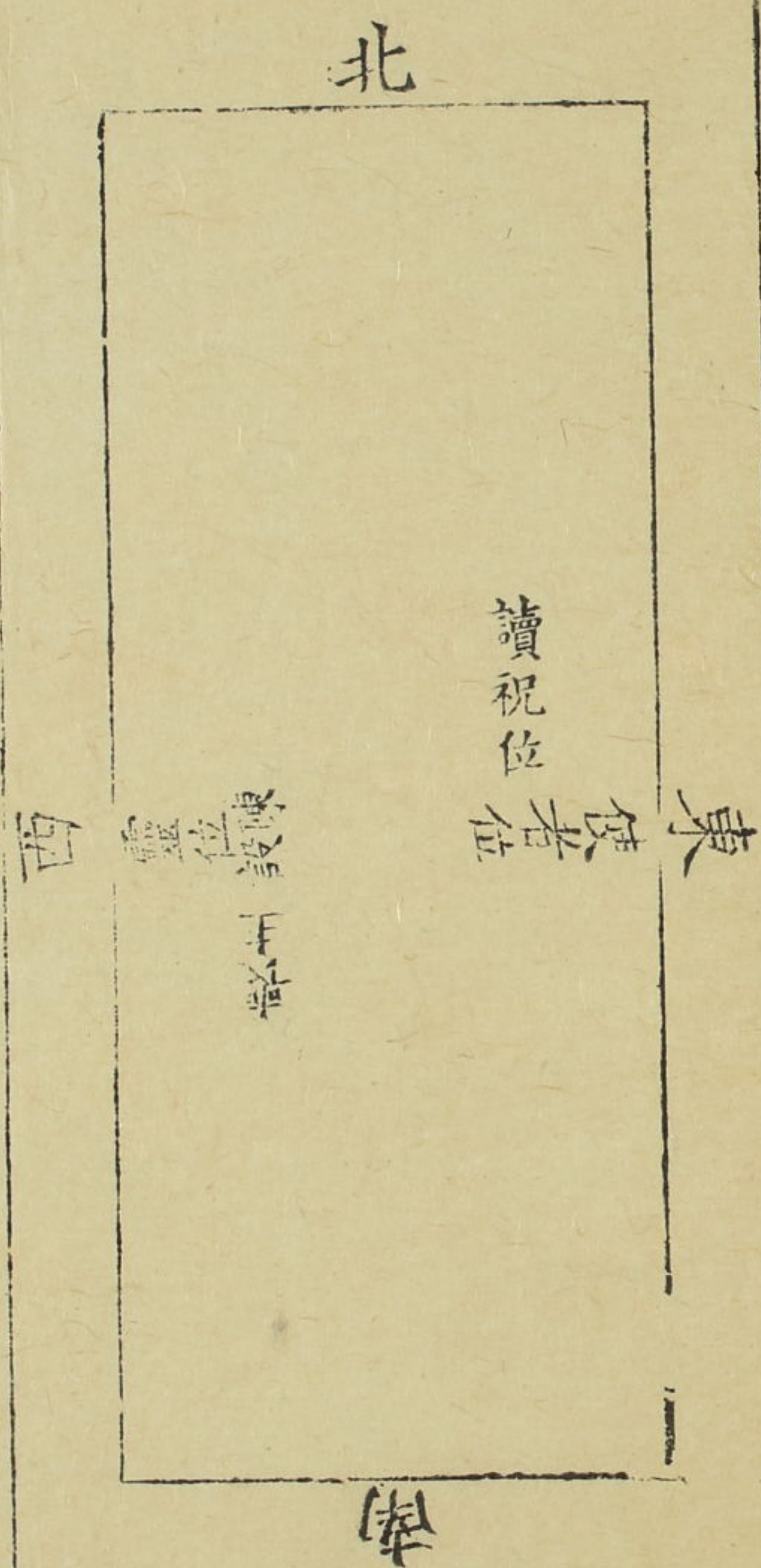
督同知者亦祭三壇正德二年例俱照例造葬○凡公侯襲爵未謝恩病故者萬曆二年議準照伯襲爵未久例與祭一壇造葬○凡公侯伯爲事未經勘實身故者其妻封命雖未追奪亦從夫例止與祭一壇○凡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管府事及在外總兵病故者俱祭六壇照例造葬都督同知以上不分真署一體給祭葬署都督僉事止祭一壇不得妄援○凡與都正副留守俱祭一壇○凡以死勤事若抗節不屈身死綱常者犯顏諫爭身死國事者執銳先登身死戰陳者危城固守身死封疆者諸如此類開具實跡卹典取自上裁其城池失守戰陳敗衄以致殞命者不許一槩議給

萬曆十二年續定凡公侯伯掌府坐營總兵加太子太保以上者必查前項官銜因何加授果以勲勞進秩方許照會典公侯祭十六壇伯祭十五壇之例如係因事加恩功業未副者止照勲臣二等例與祭七壇其有不願坐營管府懇疏乞休者查其平生有功無過俱照見任優卹

馮善家禮集說朝廷遣使或令有司差人致祭者皆先期報知於喪家設靈位於中堂西東向設使者致奠位於東西向讀祭文位於使者之右喪主拜位於靈位之右北向至日陳設牲醴如常儀使者至喪主以下止哭去衰經易素服出迎於大門外引使者入立於致奠位喪主就位先行四拜禮執事者酌酒授使者致奠三讀祝者取祭文立讀訖喪主以下復行四拜禮焚祭文畢使者出喪主請使者於賓次拜見如常儀如屋之朝向不同則以前爲南凡封贈焚黃

亦依下圖跪讀祝於喪主位後立宣誥命於使者位
宋纁四禮初編凡文武官歿朝廷遣官致祭喪家設
靈位於堂西東向設使者致奠位於東西向讀祭文
位於使者之右南向喪主拜位於靈右北向祭品至
喪主烏紗帽青衣角帶跪迎龍亭於大門外龍亭過
即起入門安龍亭於堂中設香案於龍亭前行五拜
三叩頭禮使者就致奠位喪主跪靈筵右北向使者
上香執事者酌酒授使者致奠三讀祝者取祭文立
讀訖焚祭文喪主謝恩五拜三叩頭禮畢候龍亭出
門拜謝使者畢仍更衰服宴使者於賓次

賜祭圖式



讀禮通考卷五十九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

經講禮部侍郎兼翰林學士教習庶吉士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纂徐乾學

喪儀節二十三

含禮

雜記諸侯使人弔其次含祿贈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

其次如此也

注言五者相次同時○疏諸侯使人弔鄰國先行弔禮宣君命人以飲食為急故含次之食後須衣故祿次之有衣即須車馬故贈次之君事既畢則臣私行已禮故臨在後事雖多而同一日畢也

舍者執璧將命曰寡君使某舍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

矣舍者入升堂致命子拜稽顙舍者坐委于殯東南有

葦席既葬蒲席降出反位宰夫朝服即喪屨升自西階

西面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

疏此明舍之所用舍者坐委所舍之璧於殯之東南席上未葬之前有葦席承

之既葬以後則以蒲席承之宰夫朝服即喪屨者宰謂上卿也言夫衍字朝服者吉服也必用吉服者以鄰國執玉而來執玉不麻故著朝服且不敢純凶待鄰國也以在喪不可純吉故即喪屨也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禮宰著朝服若新始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官此弔者既為上客又贈者是上介則此舍

者禮者當是副介未介但舍
禮於死者為切故在先陳之

檀弓邾婁考公之喪徐君使容居來弔舍曰寡君使容
居坐舍進侯玉其使容居以舍有司曰諸侯之來辱敝
邑者易則易于則于易于雜者未之有也容居對曰容
居聞之事君不敢忘其君亦不敢遺其祖昔我先君駒
王西討濟於河無所不用斯言也容居魯人也不敢忘
其祖注考公隱公之曾孫考或為定容居欲親舍非也舍不使賤者君行則
親舍大夫歸舍耳言侯玉者時徐僭稱王自比天子使大夫敵諸侯有司
拒之易謂臣禮于謂君禮雜者容居以臣欲行君禮也駒王徐先君僭號容居其
子孫也濟渡也西討渡河廣大其國魯魯鈍也言魯鈍者自明不妄○疏容居致
其君命云寡君使容居親坐行舍進侯玉於邾君此是使致辭也其使容居以舍
者此是記人錄語云其使容居奉玉以行舍禮鄭知君行則親舍者曹桓公卒于
會諸侯請舍是也大夫歸舍者雜記云諸侯之喪君使人弔舍贈繆是也凡行舍
禮未斂之前以玉實口士則主人親舍大夫以上則使人舍若既斂已後至殯葬
其有舍者親自致璧於柩及殯上者謂之親舍若但致命以璧授主人主人受之
謂之不親舍徐自比於天子以邾君為己之諸侯言進侯氏以玉故云進侯玉邾
之有司乃拒之易謂簡易為臣禮于謂廣大為君禮容居聞舊日之言臣之事君
奉命出使不敢忘其君之言子孫事祖亦不敢違我從先君駒王以來於諸侯無
不稱王我若是曉利之人或妄稱先祖之善自
言魯鈍朴實不解虛詐唯知不敢忘其祖也

諸侯伐秦曹桓公卒于會諸侯請舍使之襲注曹伯廬謚宣
言桓聲之誤也

請舍以朋友有相啖食之道
使之襲非也襲賤者之事

春秋文公五年春王正月王使榮叔歸舍且贈

公羊傳舍者何口實也其言歸舍且贈何兼之兼之非

禮也注舍孝子所以實親口也緣生以事死不忍虛其口天子以珠
諸侯以玉大夫以碧士以貝春秋之制也文家加飯以稻米

穀梁傳舍一事也贈一事也兼歸之非正也其曰且志

兼也其不言來不周事之用也贈以蚤而舍已晚注禮舍
贈禮各

異人乘馬所以助葬成風
未葬故言蚤已殯故言晚

贈禮

文王世子族之相為也贈賻承舍皆有正焉注承讀為贈聲
之誤也正正禮

也○疏隨其親疏各有正禮贈車馬
賻財帛舍珠玉祿衣服總謂之贈

敬弔臨賻贈睦友之道也疏君敬重弔臨賻賻不使闕
失是君親睦和友之道也

雜記上介賻執圭將命曰寡君使某賻相者入告反命

曰孤某須矣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軒執圭將命客使
自下由路西子拜稽顙坐委于殯東南隅宰舉以東

轅也自率也下謂馬也馬在路之下觀禮曰路下四亞之客給使者入設乘黃於大路之西客入則致命矣使或為史○疏此一節明贈禮乘黃謂馬也大路謂車也陳四黃之馬於大路之西於殯宮中庭北軒者大路軒轅北嚮也客使謂使客之從者為客所使故曰客使自下由路西者由左也陳路北轅既竟贈客執圭升堂致命而客之從者牽馬設在車之西大路亦使設之也引觀禮證馬為下也四亞之謂馬四疋亞次路車也贈既夕有奠主於親者故既夕禮兄弟贈奠此諸侯相與既疏故無奠

方慤曰乘馬曰贈此言贈禮故陳乘黃大路於中庭

陸佃曰犬馬不上於堂故執圭將命小行人主以馬喪事君言相大夫士言擯亦言之法正言大路舉重以該之蓋二王之後歟所謂乘黃亦如此客使牽馬者也自下自路西之聘聘禮所謂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是也商拜而後稽顙周稽顙而後拜今拜稽顙拜其臣故也即拜其君宜稽顙而後拜稽顙首至地而遲也頓首首至地而頓也空首首不至地凡此三拜以兩手承之所謂拜手稽首是也若今古拜也吉拜拜而後稽顙凶拜稽顙而後拜振動若今叩頭矣春秋傳曰再拜稽顙肅拜若今婦人拜是歟春秋傳曰敢肅使者嫌於不敬故謂之肅奇拜一拜也孔子拜為火來者士一大夫再士貶於大夫一拜則凡再拜衰矣喪讀如字言坐委于殯東不言圭尊圭也

少儀贈馬入廟門賻馬與其幣大白兵車不入廟門

注賻

馬入廟門以其主於死者賻馬以下不入廟門以其主於生人也兵車革路也雖為死者來賻之於外○疏此論賻贈之異以馬送死曰賻贈副亡者之意既送亡者遂入廟門以馬助生人營喪曰賻馬幣謂以財貨賻助主人喪用並助主人之物故不將入廟大白兵車革路之類並為送喪之從車本是田戰之具故不入廟門然所以得有大白兵車來助主人者此謂諸侯有喪鄰國之君以此賻之或家國自有也○庾蔚之曰禮既祖訖而後賻馬入設於廟庭而入門者欲以供駕魂車也故鄭云主於死者

檀弓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

注祖而讀贈賻致命將行主人史又讀贈所以有錄

之曾子言非禮

方慤曰古者奠之而不讀周則既奠而又讀焉故曾子以為再告也

春秋隱公元年秋七月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

左傳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贈緩且子氏未薨

故名

注惠公葬在春秋前故曰緩也子氏仲子也薨在二年○疏緩贈惠公生贈仲子事由於王非咺之過所以貶咺者天王至尊不可貶責賤王之使足見

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

注言同軌以別四夷之國諸侯五月同盟至

在方嶽之盟

大夫三月同位至

注古者行役不踰時

士踰月外姻至

注踰月度月也姻猶親也

此言赴弔各以遠近為差因為葬節贈死不及尸注尸未葬之通稱○疏惠公既葬乃來故云不

也弔生不及哀疏哀謂卒哭以前今惠公已葬故云不及哀豫凶事非禮也注仲子在而來贈故

曰豫凶事

公羊傳惠公者何隱之考也注生稱父死稱考入廟稱稱仲子者何桓之

母也注以無謚也仲字子姓婦人以姓配字不何以不稱夫人注此難生時

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祿成風稱謚今仲子無謚知生時不稱夫人○疏文九年桓

僖公成風之祿傳稱夫人今仲子不舉謚不與成風同明生時不得稱夫人

未君也贈者何喪事有贈贈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注周制也

以馬者謂士不備四也禮既夕曰公贈玄纁束帛兩馬是也乘馬者車馬曰

贈貨財曰賻衣被曰綖桓未君則諸侯曷為來贈之隱

為桓立故以桓母之喪告于諸侯然則何言爾成公意

也其言來何不及事也注時以葬事畢無所復施故云不及事其言惠公仲

子何兼之兼之非禮也何以不言及仲子仲子微也注此微故不得並及公也

穀梁傳母以子氏仲子者何惠公之母孝公之妾也禮

贈人之母則可贈人之妾則不可君子以其可辭受之

其志不及事也贈者何也乘馬曰賻衣衾曰綖貝玉曰

舍錢財曰賻

萬斯同曰左氏言仲子未薨故名天下豈有其人尚在而先來贈者乎此必無之事平王雖庸主宰垣雖具臣吾知其萬萬不為也左氏之言真瀆禮不經之甚不如穀梁以仲子為孝公妾者近是蓋文九年書僖公成風正與此一例也若公羊言兼之非禮亦不可信人死自有先後豈可賻兩人而並時行禮乎此賻在七月則仲子之卒必在是年之春孔子因位微不書而三傳乃各持一說誠不如斷以僖公成風之例為畫一而可徵也

劉向說苑贈賻及事之謂時時禮之大者也春秋曰

天王使宰咺來歸惠公仲子之賻賻者何喪事有賻

者蓋以乘馬束帛與馬曰賻貨財曰賻衣衾曰綖口

實曰舍玩好曰贈知生者賻賻知死者贈綖贈綖所

以送死也賻賻所以佐生也與馬束帛貨財衣被玩

好其數奈何曰天子乘馬六匹諸侯四匹大夫三匹

元士二匹下士一匹天子束帛五匹玄三纁二各五
十尺諸侯玄三纁二各三十尺大夫玄一纁二各三
十尺元士玄一纁一各二丈下士綵纁各一匹庶人
布帛各一匹天子之贈乘馬六匹乘車諸侯四匹乘
輿大夫曰參輿元士下士不用輿天子文繡衣各一
襲到地諸侯覆跗大夫到踝士到髀天子含實以珠
諸侯以王大夫以璣士以貝庶人以穀實位尊德厚
及親者賻贈含祔厚貧富亦有差二三四五之數取
之天地而制奇偶度人情而出節文謂之有因禮之
大宗也

白虎通德論臣死亦赴告於君乎此君哀痛於臣子
也欲聞之加賻贈之禮諸侯夫人薨告天子者不敢
自廢政事天子亦欲知之當有禮也春秋曰天子使

宰嚭來歸惠公仲子之賵譏不及事仲子者魯君之
貴妾也而況於夫人乎○贈賵者何謂也贈者助也
所以相佐給不足也故弔辭曰知生則賻貨財曰賻
車馬曰賵

祔禮

少儀臣致祔於君則曰致廢衣於賈人敵者曰祔親者

兄弟不以祔進

注言廢衣不必以其斂也賈人知物善惡也不以祔進不
執將命也以即陳而已○疏此明送凶祔者以衣送死人

之稱禮以衣送敵者死曰祔祔者遂彼生時之意也若臣以衣送君死不得曰祔
但云致廢衣言不敢必充若斂但充廢致不用之列也賈人者識物價貴賤主君
衣物者也不敢云與君故云賈人也然喪大記云君無祔注云無祔者不陳不以
斂鄭注周禮云物謂文織書繡之物送敵者無謙故云祔也親者相祔但直將進
即陳之不須執以將命若非親則擯者傳辭將進以為禮節進謂執之將命也案
士喪禮大功以上同體之親祔不將命即陳於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等皆將命
雜記諸侯相祔以後路與冕服先路與褻衣不以祔
注以已之正者施於人以彼不以為正也後路貳車貳車行在後也○疏祔謂以物
送死用後路謂上路之後次路也冕服謂上冕之後次冕也先路褻衣是已車服
之上不可以施人以彼不以為正服所用也

陸佃曰車馬曰贈衣服曰綖綖而以路非正也

綖者曰寡君使某綖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綖者執冕服左執領右執要入升堂致命曰寡君使某綖子拜稽顙委衣于殯東注亦於席上所委壁之北順其上下綖者降受爵弁服於門內雷將命子拜稽顙如初受皮弁服於中庭自西階受朝服自堂受玄端將命子拜稽顙皆如初綖者降出反位注授綖者以服者賈人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其舉亦西面注亦西面

者亦綖者委衣時○疏案聘禮有賈人故知授綖者之服是賈人也上云委衣于殯東又云受爵弁皮弁玄端皆云如初是皆在殯東西面而嚮殯也其服重者使執而入爵弁受於內雷皮弁受於中庭朝服受於西階玄端受於堂既受處不同則陳於壁北亦重者在南

陸佃曰所受服轉卑故其所授轉高也爵弁皮弁不言委朝服玄端不言委受可言也委不可言也凡端不言服愧於言服據爵弁服纁裳皮弁素積玄端之裳爵弁服尊矣受於門內雷皮弁次之受於中庭朝服又次之自西階受朝服玄端卑矣自堂上受玄端不言受朝服於西階受玄端於堂亦以此

喪大記君無綖

注君無綖者不陳不以斂也○疏君無綖者國君陳衣乃斂悉用已衣臣有致綖不得陳用也

胡銓曰謂君不以衣綖大夫士也此謂小斂若大斂則君有綖士喪禮具之

檀弓衛有大史曰柳莊寢疾公曰若疾革雖當祭必告

公再拜稽首請於尸曰有臣柳莊也者非寡人之臣社

稷之臣也聞之死請往不釋服而往遂以綖之與之邑

裘氏與縣潘氏書而納諸棺曰世世萬子孫毋變也注

祭服以綖臣親賢也凡綖以斂○疏案士喪禮君使人綖不云祭服綖臣今以祭服綖故鄭云親賢也得以此祭服綖者諸侯玄冕祭廟大夫白玄冕以下以其俱是玄冕故得綖也又士喪禮君綖衣不用襲為近尸事襲大斂得用君綖鄭云凡綖以斂者謂庶綖以小斂君綖以大斂也

春秋文公九年冬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綖

左傳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綖禮也諸侯相弔賀也雖

不當事苟有禮焉書也以無忘舊好疏僖公成風服除久矣今始來弔贈當以變禮待之

檀弓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後越人來弔是古有以服終來弔者也何休膏肓云禮主於敬一使兼二喪又於禮既緩而左氏以之為禮非也鄭箴云若以為緩案禮衛將軍文子之喪既除喪而越人來弔弔禮有含綖則臨何以一使兼行知休言非也也若譏一使兼二禮雜記諸侯弔禮有含綖則臨何以一使兼行知休言非也

公羊傳其言僖公成風何兼之兼之非禮也曷為不言

及成風成風尊也

左傳襄公二十九年春王正月公在楚楚人使公親祔

公患之穆叔曰祔殯而祔則布幣也

○疏被殯是君臨臣喪之禮被除既了而行祔禮布陳衣物有何可患楚以親祔屈魯魯以被殯自尊也乃使巫以桃茱先

祔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疏被殯是君臨臣喪之禮被除既了而行祔禮布陳衣物有何可患楚以親祔屈魯魯以被殯自尊也乃使巫以桃茱先

三十年秋七月鄭伯有死於羊肆子產祔之枕之股而

哭之

昭公九年王有姻喪晉使趙成如周弔且致祔

定公九年秋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之父將室之辭以

與其弟曰此役也不死反必娶於高國先登求自門出

死於雷下齊侯謂夷儀人曰得敝無存者以五家免乃

得其尸公三祔之與之犀軒與直蓋

○疏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疏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疏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疏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疏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疏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疏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疏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疏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疏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疏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疏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疏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疏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疏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疏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疏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疏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疏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疏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疏犀軒卿車直蓋高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

攝束帛乘馬而將之

注攝猶貸也

孔子曰異哉徒使我不誠於

伯高

陳澧曰十箇為束每束五兩蓋以四十尺帛從兩頭各卷至中則每卷二丈為一箇束帛是十箇二丈今之五匹也乘馬四馬伯高不知何人意必與孔子厚者冉子知以財而行禮不知聖人之心則於其誠不於其物也雖若自責之言而實則深責冉子矣

吳澄曰帛五匹為束馬四匹為乘以冉氏之物而假作孔氏之名以與人是虛偽不實也故曰不誠於伯高

孔子之衛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

而賻之

注驂馬

子貢曰於門人之喪未有所說驂說驂於

舊館無乃已重乎夫子曰予鄉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

而出涕

注遇見也舊館人恩雖輕我入哭見主人為我盡一哀是以厚恩待我我為出涕恩重宜有施惠

子惡夫涕之

無從也小子行之

注客行無他物可以易之者使遂以往○疏顏回之喪而說驂於舊館惜車於顏回者舊館情疏厚恩待我須有賻賻故說驂賻之顏回則師徒之恩親乃是常事且顏回之死必當以物與之類路無厭更請膏車為梓

以其不知止足故夫子折之

陳澧曰駕車者中兩馬為服馬兩旁各一馬為驂馬遇一哀而出涕情亦厚矣情厚者禮不可薄故解說驂馬以為之賻凡以稱情而已各行無他財貨故也

從自也今若不賻則是於死者無收舊之情而山涕為無自而出矣惡其如此所以必當行賻禮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

注獻子魯大夫仲孫蔑旅下士也司徒使下士歸四方之賻布時人皆貪大子善其能廉○疏此論因喪不貪利之事四方賻泉布本助喪用今既有餘故歸還之司徒家臣司徒也左傳云叔孫氏之司馬穀戾是家臣亦有司徒司馬也

陳祥道曰知死者贈知生者賻贈賻之餘君子不可利於己亦不可歸於人利於己則啓天下家喪之心歸於人則絕天下卹喪之禮與其利於己寧歸於人與其歸於人寧班諸兄弟之貧者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孔子可之以其賢乎利於己者而已不若班諸貧者為盡善也

馬晞孟曰司徒歸四布蓋以為愈夫家於喪者可以為善於禮則未矣

子柳之母死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

不可吾聞之也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

注賻布謂古者以錢為泉布所以通布貨則不家喪者惡因死者以為利也班諸貧者以分死者所祔也祔多則與鄰里鄉黨○疏古謂錢為泉布者言其流通有如水泉

方慤曰無田祿者不設祭器豈宜以賻布之餘具之乎此子柳所以不從子碩之請也

春秋隱公三年秋武氏子來求賻

公羊傳武氏子者何天子之大夫也其稱武氏子何譏

何譏爾父卒子未命也何以不稱使當喪未君也注當喪謂天子

求求賻非禮也蓋通于下注云爾者嫌天子財多不當求下財少可求故明皆不當求之

穀梁傳武氏子者何也天子之大夫也天子之大夫其

稱武氏子何也未畢喪孤未爵注平王之喪在殯未爵使之非正

也其不言使何也無君也注桓王在喪未即位故曰無君歸死者曰賵歸生

者曰賻曰歸之者正也求之者非正也注喪事無求而有賵賻周雖不

求魯不可以不歸魯雖不歸周不可以求之求之為言

得不得未可知之辭也交譏之

漢制漢諸侯王薨天子遣使者素服往弔皇子始封者

薨賻錢三十萬布三萬匹嗣王薨賻錢千萬布萬匹

漢書原涉父哀帝時為南陽太守時天下殷富大郡二

石死官賦斂賻葬皆千萬以上妻子受之以定產業

及涉父死乃讓還南陽賻送行喪廬塚三年由是顯名

京師

何並徙潁川太守疾病召丞掾作先令書告子恢吾生

素餐日久雖得法賻勿受

後漢書羊續為南陽太守徵為太常未及行會病卒遺

言薄斂不受賜遺舊典二千石卒官賻賵百萬府丞焦

儉尊續先意一無所受詔書褒勅太山太守以府賻錢

賜續家

魯恭父期為武陵太守卒官恭年十二晝夜號踊郡中

賻一無所受

王丹好周給有喪者則賻給親自營護遭喪者輒待丹

為辦河南守陳遵關西之大俠也其友人喪親遵為護

喪

喪事賻助甚豐丹乃懷縑一匹陳於主人前曰如丹此縑出自機杼遵聞而有慙色

管寧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賻悉辭不受稱財以送終

歐陽地餘貴幸至少府戒子曰我死官屬送汝財勿受也子如父命天子嘉之賜錢百萬

司空楊賜薨贈以東園梓器祿服賜錢三百萬布五百匹

〔世說〕王戎父渾官至梁州刺史渾所歷州郡義故懷其德惠相率致賻數百萬戎悉不受

南齊書張稷所生母劉先假葬琅邪黃山建武中改申葬禮賻助委積於時雖不拒絕事畢隨以還之

江斆傳斆卒遺令不受賻贈詔賻錢三萬布百匹子蒨

啓遵斆令不受詔嘉美之從其所請

張融傳竺超民孫微冬月遭母喪居貧融往弔之悉脫衣以爲賻披牛被而反

唐書竇建德父卒里中送葬千餘人所賻皆讓不受房玄齡薨帝給以絹布二千段粟三千斛

李勣卒帝曰勣奉上忠事親孝歷三朝未嘗有過性廉謹不立產業今亡當無贏貲有司其厚贈恤之

孔巢父卒賜其家粟帛存恤之

田神功死賻贈絹千匹布五百端

陸贄以喪解官客東都諸方贈遺一不取惟韋臯以布衣交先以聞故所致輒稱詔受之

尚書左僕射張九齡卒令九品以上就第哭比斂中使三至賻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

開元禮贈賻之禮與弔使俱行則有司預備物數多少準令其日使者至主人大門外便次物輿陳於使者幕南東西為列馬陳於使者東南北首西上使者以下入即庭中位物輿陳於使者位南亦東西為列馬從入陳於庭北首西上於使者出主人有司受而以藏其特行也亦準弔禮○東宮所弔宮臣喪葬若有賻贈之禮與弔使俱行則有司預備物數其日使者至主人第大門外便次物陳於使者幕南東西為列使者以下入即庭中位物隨入陳於使者位南亦東西為列於使者出主人有司受而以東其特行也亦準弔禮致奠○親故遣使致賻使者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從者以篋奉玄纁束帛立於使者西南俱東面凡賻通以貨財使者隨執其物不限於玄纁相者入告主人立哭相者進主人前東面受命出詣使者前西面曰敢

請事使之從者以篋進詣使者前西向以授使者退復

位使者曰某封若某官無官封者即稱某子使某賻相者入告出曰

孤某須矣相者引使者入立於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

止哭使者少進東面曰某封若某官使某賻主人哭再

拜使者少進坐委之興復位掌事者進坐舉之興以東

相者引使者出主人拜送若使者致物不以器掌事者

迓受之不委於地其餘賻物從者執之立於使者東南北面西上掌事者受之以東藏之

通典大唐制諸職官薨卒文武一品賻物二百段粟二

百石二品物一百五十段粟一百五十石三品物百段

粟百石正四品物七十段粟七十石從四品物六十段

粟六十石正五品物五十段粟五十石從五品物四十

段粟四十石正六品物三十段從六品物二十六段正

七品物二十二段從七品物十八段正八品物十六段

從八品物十四段正九品物十二段從九品物十段王及二王後若散官及以理去官三品以上全給五品以上給半若身沒王事並依職事品給其別勅賜者不在折限諸賻物應兩合給者從多給諸賻物及粟皆出所在倉庫

五代會要後唐明宗長興元年十月十九日勅太常禮院例凡賻匹帛言段不言端匹每二丈爲段四丈爲匹五丈爲端近日三司支遣每段全支端匹此後凡支賻贈匹帛祇言合支多少段庫司臨時併計丈尺給付不得剩有支破○二年四月五日中書門下復奏尚書都官員外郎知制誥張昭遠丁母憂伏以大臣枕函有弔祭之恩羣寮寢苦無慰問之例高下之位君臣之事無偏況爲卿士者甚多有父母者極少固於孝道上軫聖

懷張昭遠望量與恩賜自此朝臣或有丁憂亦乞頒賚其狀尋已印出今具官員等第所定支給數目如後○文班左右常侍諫議給事舍人諸部尚書太子賓客諸寺大卿御史中丞國子祭酒詹事左右丞諸部侍郎絹三十匹布二十匹粟麥各二十五石起居補闕拾遺侍御史殿中監察御史左右庶子諸寺少卿國子監司業河南少尹左右諭德諸部郎中員外郎太常博士絹二十匹布一十五匹粟麥各一十五石國子博士五經博士兩縣令著作郎太常宗正殿中丞諸局奉御大理寺太子中允洗馬左右贊善太子中舍司天五官正絹布各一十五匹粟麥各一十石左右諸衛大將軍左右諸衛將軍絹二十匹布一十五匹粟麥各一十五石左右諸率府副帥絹布各一十五匹粟麥一十石奉勅宜依其

張昭遠所支絹布粟麥仍依所定官資頒給

乾學案五代之時天下之亂極矣一時君臣皆苟且立國宜其於典禮之事無暇詳及乃長興年中廷臣議禮之章不一而足且值國計匱乏之時而於羣臣之恩卹有加焉不但卹及於大臣并且卹及於庶士是何情之周禮之備也此即全盛之朝有所不逮可以五代而輕之哉後世帝王欲舉體羣臣之典而行之則此亦在所取法矣

宋史禮志賻贈凡近臣及帶職事官薨非詔葬者如有喪訃及遷葬皆賜賻贈鴻臚寺與入內侍省以舊例取旨其嘗踐兩府或任近侍者多增其數絹自五百匹至五十匹錢自五十萬至五萬又賜羊酒有差其優者

仍給米麥香燭自中書樞密而下至兩省五品三司三館職事內職軍校并執事禁近者亡歿及父母近親喪皆有贈賜宗室期功袒免乳母殤子及女出適者各有常數其特恩加賜者各以輕重爲隆殺焉建隆元年十月詔有死於矢石者人給絹三匹仍復其家三年長吏存撫之慶曆二年詔陣亡軍校無子孫者賜其家錢指揮使七萬副指揮使六萬軍使都頭副兵馬使副都頭五萬熙寧七年參酌舊制著爲新式諸臣喪兩人以上各該支賜孝贈只就數多者給官與職各該賻贈者從多給差遣權并同權發遣並與正同諸兩府使相宣徽使并前任宰臣問疾或澆奠已賜不願勅葬者并宗室不經澆奠支賜雖不係勅葬並支賻贈餘但經問疾或澆奠支賜或勅葬者更不支賻贈前兩府如澆奠只支

五十八
賻贈仍加絹一百布一百羊酒米麪各一十諸支賜孝
贈在京羊每口支錢一貫以折第二等絹充每匹折錢
一貫三百文餘支本色在外米支白粳米麪每石支小
麥五斗酒支細色餘依價錢諸文臣卿監以上武臣元
係諸司使以上分司致仕身亡者其賻贈並依見任官
三分中給二限百日内經所在官司投狀召命官保關
申限外不給待制觀察使以上更不召保元豐五年詔
鄜延路沒於王事有家屬見今在本路欲歸鄉者給賻
外其大使臣以上更支行李錢百千小使臣五十千差
使殿侍三十千其餘比類支給紹興二十六年詔今後
命官實因幹辦公事邂逅非理致死者並遵依舊法所
有李光申請於紹興條內添注日限指揮更不施行舊
法非理致死者謂焚溺墜壓之類通判以上賜銀五百

兩餘三百兩職司已上取旨初紹興二年五月吏部侍
郎李光申明立定折跌骨五十餘日三十日內身亡之
人並支前項銀數至是戶部侍郎宋貺言自立定日限
後來多是因他病身故之人子孫規圖賞給計會所屬
旋作差出名目陳乞保奏誠爲欺罔故有是命

政和五禮新儀品官喪儀若遣使致賻使者至立於大
門外之西東面從者以箱奉玄纁束帛立於使者之側

凡賻通以貨財則不限以玄纁束帛

贊者入告主人立哭贊者引使者入立於

門內之西東面從者以箱授使者主人哭止使者奉箱
少進東面曰某封某官使某賻主人哭再拜使者又少
進坐委之興復位掌事者進坐舉之興以東使者出主

人拜送

若使者致物不以器掌事者受之不委於地餘賻物則從者執之至於使者之側掌事者受之以東藏之

庶人喪儀若遣使致賻使者至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從

八十四十六

言不立卷二

十四

齊鄉

者以箱奉玄纁束帛立於使者之側凡賻通以貨財不限以玄纁束帛贊者

入告主人立哭贊者引使者入立於門內之西東面從

者以箱授使者主人哭止使者奉箱少進東面曰某封

若某官使某賻無官者曰某人主人哭再拜使者又少進坐委之

興復位掌事者進坐舉之興以東使出主人拜送

以器掌事者受之不委於地餘賄物者從者
執之立於使者之側掌事者受之以束藏之

司馬氏書儀其所聘禭者則先遣人以書致之

往乎既乎而致之亦可也詩云凡民有喪備富救之故古有含賜賻之禮皆所以矜恤喪家助其斂葬也今

其多少之數則無常準繁其家之貧富視之遠近情之厚薄曰片反又曰

粟以上皆可行之勝於無也孔子遇舊館人之喪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貢說驂而

以將之亦君子所耻也前漢王丹友人喪親河南太守陳遵爲護喪賻助甚豐丹乃懷謙一疋陳之於主人前曰如丹此謙出自幾尊聞而有慙色然則勿豐乃

誠不副亦君子所不爲也古記曰不以靡沒禮不以菲廢禮此之謂也昔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不可曰君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然則爲人

之子孫者豈可幸其親之喪以利其家邪彼爲祭器且不可況實囊橐增產業乎

卷之六

故當使司貨別置曆收之古者祖而讀賈賈致命將行主人之史又讀賈所以存錄之今宜俟其人至則司貨以曆示之知其得達於主人也其物專供喪用有餘

凡賻襚之物執事者必先執之北面白尸柩祭詩曰凡

然後白主人次白護喪以授司

貨書於別厝而藏之以待喪用其同族有服之親賙襚

之物不白主人以通財故也若主人已成朋則衰經杖

賓進手主人曰某罪逆深重禍延某親蒙賜

慙問不勝哀。願稽顙而後拜。三年之喪則拜後稽顙。賓客非
 親戚雖平日受拜。王人置杖坐。子不受坐。辱戎受白辱荼。

至是須賓主相拜主人置杌坐乃言三禘三言白禘者

三年之喪。未及期。則小。冒。勃。帛。旣。成。服。則。服。其。服。而。出。

辭云私門不幸某親喪上蒙賜慰問不勝哀感拜而後

陪顧餘皆如常儀

明會典優給則例洪武二十六年定凡陣亡失陷傷故

賣豐通考卷六十

賣豐通考卷六十

十五

九百
言補五之卷六十一
金王
渰沒者全支邊遠守禦出征并出海運糧病故者減半
○一品米六十石麻布六十匹○二品米五十石麻布
五十匹○三品四品米四十石麻布四十匹○五品六
品米三十石麻布三十匹○凡公侯不分病故障亡止
給麻布一百匹○嘉靖六年定凡在京文武官員及夫
人病故者止與應得祭葬其齋糧麻布一體裁革

湛若水答人辭賻書承辱賻豈勝哀感揆之於心實有未安往者慈親無恙
苟以悅養為心辭受取舍不必合義今則長已矣復何為哉苟有餘資尚欲分
散以處窮約況又苟取乎自失恃以來沿途知舊餽遺一切辭謝雖古禮附身
非時義難虛親死之謂何又因利以為家焉亦君子之所惡也且在禮孟獻
子既葬司徒旅歸四方之布言不可有其餘賻以利為
利也唯高明念我以德而處我以禮焉不勝哀感之至
李濂徵賻答問曰汴省有卒於官者其寮案閱其亡也思有以賙之案牒下屬
徵賻或問於高渚子曰卒於官而下屬徵賻可乎曰不可也檀弓子柳之母死
子碩請具子柳曰何以哉子碩曰請粥庶弟之母子柳曰不可如之何其粥人
之母以葬其母也既葬子碩欲以賻布之餘具祭器子柳曰不可吾聞之也君
子不家於喪請班諸兄弟之貧者夫不家於喪惡曰死者以為利也子碩欲粥
其庶母以供葬事其貧甚矣然子柳猶惡其家於喪焉古人之安貧守禮如此
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夫子曰可也蓋嘉其廉云爾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
獨能守禮如此故夫子曰可也蓋嘉其廉云爾子高曰吾聞之也生有益於人

死不害於人吾縱生無益於人吾可以死有害於人乎哉曾子曰君子之愛人
也以德細人之愛人也以姑息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已矣由一聖三賢
之言而觀之則下屬徵賻之舉斷乎其不可行也矧州縣之吏藉是以擾吾民
者叫囂乎閭里催科鞭笞之下稱貸乾沒其弊又有不可勝言者矣是故為此
舉者施之於死者則為不忠施之於死者之子弟則是不以孝廉待其子弟剝
下以市恩孰謂知禮者為之乎然則何為案牒而行之曰徇小仁而破大義蓋
囿於世俗煦煦之見
而不自知其非者也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補遺

賻禮

舊唐書郝處俊傳處俊開曜元年薨高宗於光順門舉哀一日不視事終祭以少牢贈絹布八百段米粟八百石令百官赴哭給靈輿并家口遞還鄉官供葬事其子祕書郎北叟上表辭所贈賜及葬遞之事高宗不許侍中裴炎曰處俊臨亡臣往見之屬臣曰生既無益明時死後何宜煩費瞑目之後儻有恩賜贈物及歸鄉遞送葬日營造不欲勞官司供給高宗深嘉歎之從其遺意唯加贈物而已

唐書蘇頌傳頌卒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大臣薨輒置朝舉哀成終始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昔晉知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蕢一言而悟春秋載之故禮部尚書頌累葉輔弼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惟蓋之舊股肱之戚宜即廢朝明君臣之誼帝曰固朕意也即日帳次哭洛城南門不朝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一

經筵講官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纂徐乾學

喪儀節二十四

輟朝

唐書蘇頌傳頌卒帝猶視朝起居舍人韋述上疏曰貞觀永徽時大臣薨輒置朝舉哀成終始恩上有旌賢錄舊之德下有生榮死哀之美昔晉知悼子卒平公宴樂杜蕢一言而悟春秋載之故禮部尚書頌累葉輔弼奉事軒陛二十餘年今奄忽不還邦人痛嗟惟惟蓋之舊股肱之戚宜即廢朝明君臣之誼帝曰固朕意也即日帳次哭洛城南門不朝

唐會要玄宗開元十八年十二月左丞相燕國公張說薨輟朝五日廢元日朝會

德宗正元十五年七月黔府觀察使王礎卒輟朝一日
故事團練觀察使卒未有廢朝者自礎始焉其年九月
義成軍節度使盧羣卒輟朝故事節度使卒皆先廢朝
然後除代至是先除尚書右丞李元素然後輟朝非也
十六年徐泗濠節度使張建封卒輟朝近例節度使帶
僕射以上卒輟朝三日尚書以上及下都團練觀察使
則否泊正元八年嗣曹王皐十一年李自良皆以節度
使帶尚書卒各輟朝三日至十四年樊澤以僕射卒輟
朝一日

憲宗元和九年六月丙子天德軍經略使周懷義卒輟
朝一日經略使廢朝自懷義始也

文宗太和九年七月太常博士崔龜從奏大臣薨輟朝
日伏以廢朝軫怛義重君臣所貴及哀尤宜示信自頃
已來輟朝非奏報之時備禮於數日之外雖遵常制似
不本情臣不敢遠徵古書請引國朝故事正觀中任瓌
卒有司對仗奏聞太宗責其乖禮岑文本既沒其夕爲
罷嚴張公謹之亡哭之不避辰日是知憫悼之意不宜
過時臣謂大臣薨禮合輟朝縱有疑務急速便殿須召
宰臣不臨正朝無爽事體如此則由衷之信載感於幽
明稱情之文無虧於禮典太常寺參定伏以近日文武
三品以上官薨卒皆爲輟朝其間有未經親重之官今
任又是列散者爲之禮變誠恐非宜自今以後文武三
品已上非曾任將相及曾在密近宜加恩禮者餘請不
在輟朝其餘並請依元勅又中書門下奏覆古有當祭
告喪義在申情同體過時而哭於禮爲乖禮院所請合
輟朝者各以聞哀之明日請依餘酌太常寺所奏別具

品例輕重進定謹案儀制令百官正一品喪皇帝不視事一日又準官品令太師太傅太保太尉司徒司空已上正一品太子太師太子太傅太子太保已上從一品侍中中書已上正二品左右僕射太子少師太子少傅太子少保三京牧大都護上將軍統將已上從二品門下中書侍郎六尚書左右散騎常侍太常宗正卿左右衛及金吾大將軍左右神策神武龍武羽林大將軍內侍監已上正三品御史大夫殿中秘書監七寺卿國子祭酒少府監將作監京兆河南尹已上從三品緣令式舊文三品已上薨歿通有輟朝之制伏以君臣之間禮情所及事必繁於委遇官則以時重輕一用舊儀咸乖中道臣等參配色目如前其留守節度觀察都護防禦經略等使並聽各據所兼官爲例依奏其年九月中書

門下奏近奏定合輟朝官品勅已尋行其致仕官多是優禮合同正觀勅例未該須有處分自今已後其致仕官如非曾任三品已上正官及歷四品清望並不在此例依奏勅應官至丞郎亡歿合有廢朝況班在諸司三品之上自今已後宜準諸司三品官例處分

因尚書左丞庚散體薨乃降是

也勅太和八年七月太僕卿段伯倫卒秀實之子自古歿身以利社稷無如秀實者文宗乃特加贈仍輟朝一日以禮忠臣之嗣

唐書宣宗大中十一年右羽林統軍鄭光卒上之元舅也詔贈司徒輟朝三日御史大夫李景儉上疏曰鄭光是陛下親舅外族之愛誠軫聖心今以輟朝之數比於親王公主即前例所無縱有似不可施用何者先王制

禮所貴防微大凡人情於外族則深於宗屬則薄先王制禮割愛厚親據開元禮外祖父母親舅喪止服小功五月若親伯叔親兄弟即服齊衰周年所以疎其外而密於內也有天下者尤不可使外戚強盛今鄭光輟朝日數望速改詔令輟朝一日或二日示其升降有差恩禮無僭垂之百王永播芳烈疏奏乃詔罷朝兩日

宋史輟朝之制禮院例冊文武官一品二品喪輟視朝二日於便殿舉哀掛服文武官三品喪輟視朝一日不舉哀掛服然其車駕臨問并特輟朝日數各繫聖恩一品二品喪皆以翰林學士以下爲監護葬事以內侍都知以下爲同監護葬事葬日輟視朝一日皆取旨後行慶曆五年四月禮院奏準度支員外郎集賢校理知院曾公亮奏朝廷行輟朝禮並乞以聞哀之明日輟朝其

假日便以充數仍爲永例如值其日前殿須坐則禮有重輕自可略輕而爲重更不行輟朝之禮臣今看詳公亮所奏誠於輟朝之間適宜順變然慮君臣恩禮之情有所未盡欲乞除人使見辭春秋二宴合當舉樂即於次日輟朝餘乞依公亮所奏詔可太平興國六年守司空兼門下侍郎平章事薛居正薨準禮一品喪合輟二日詔特輟三日其後鄧王錢俶太師趙普右僕射李沆薨皆一品合輟二日詔並特輟五日二品三品者亦有特輟焉太平興國九年右諫議大夫叅知政事李穆卒準禮諫議大夫不合輟朝特輟一日開寶三年羅彥瓌魏仁浦薨以郊祀及軍事不輟朝景德四年同平章事王顯薨以皇帝朝拜諸陵吉凶難於相干更不輟朝康定元年光祿卿鄭立卒禮官舉故事輟朝臺官言卿監

職任疎遠恩禮不稱自後遂不輟朝

宋敏求春明退朝錄皇祐二年七月李侍中用和卒詔輟視朝下禮院乃檢會李繼隆例院吏用印紙申請自二十一日至五日輟朝而二十四日太廟孟饗在輟朝之內同知院范侍郎鎮引春秋仲遂卒猶繹請罷饗判寺宋景文以日遽集議不及止之會繙見大中祥符三年四月勅石保吉卒輟四日五日七日期三日其六日太廟孟饗已是大祠不坐又二十六日宣祖忌行香奉慰予時同知院欲請移輟二十七日朝判寺王原叔言與申請反覆遂亦止○太祖時大卿監卒皆輟朝一日景德以前文武官贈三品皆不得謚曾任三品官乃得謚真宗大中祥符中命陳文僖公彭年重定以正三品尚書節度使卒始輟朝

贈尚書節度使許定謚自後遵用其制而日曆實錄國史皆遺其事

太常因革禮禮院例冊齊衰期大功各輟視朝三日小功總麻輟視朝一日咸平六年七月皇弟兗王元傑薨景德三年八月皇弟雍王元份薨禮官言皇帝為兗王雍王並齊衰期請輟三日詔特輟五日堂攢啓攢發引掩壙日又各輟一日○國朝會要天聖五年五月齊王元佐薨禮官言本服齊衰期不視事三日詔特輟五日朝參○開寶元年十月皇姨燕國大長公主高氏卒禮官言皇帝為公主高氏降服大功請輟朝三日詔特輟五日大中祥符八年四月皇從兄保信軍節度使廣平郡公德彝卒禮官言為大功以上親合輟朝三日詔特輟五日堂攢掩壙各輟一日天聖二年五月申國大長

公主卒禮官言皇帝降服大功請輟朝一日詔特輟五日堂攢掩壙亦各輟一日○太平興國八年五月皇女出家圓明大師卒禮官言圓明大師年十一歲為下殤準禮降服小功請輟一日詔特輟二日太常新禮大中祥符元年五月皇從妹右羽林將軍惟能卒禮官言本服小功請輟一日詔特輟二日攢日又輟一日○三年正月皇從妹右羽林將軍惟憲妻卒禮官言皇帝為從妹婦本服總麻合輟一日詔特輟五日○太常新禮天禧四年五月皇從妹南陽郡王惟吉妻譙國夫人杜氏卒禮官言為從妹婦本服總麻請輟一日詔特輟二日又天禧三年五月皇從妹內殿崇班承勗卒禮官言皇帝為承勗是總麻合輟朝一日詔不輟朝大中祥符八年閏六月南陽郡王惟吉新安縣主卒禮官言皇帝為

同堂兄弟之孫女本服總麻若出則降服不當輟朝詔特輟一日

明太祖實錄洪武二十三年三月庚辰命禮部定公侯卒葬輟朝禮著為令禮部議凡公侯卒於家者聞喪輟朝三日下葬輟朝一日喪柩至京輟三日下葬仍輟一日凡輟朝日不鳴鐘鼓各官服淺淡色服烏紗帽黑角帶朝參從之

去樂

周禮春官大司樂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雜記君於卿大夫比卒哭不舉樂為士比殯不舉樂檀弓仲遂卒于垂壬午猶繹萬入去籥仲尼曰非禮也卿卒不繹

陳澧曰春秋之法當祭而卿卒則不用樂明日則不繹故叔弓之卒昭公去樂卒事君子以為禮仲遂之卒宣公猶繹而萬入去籥聖人以為非禮

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鼓鐘杜蕢自外
來聞鐘聲曰安在曰在寢杜蕢入寢歷階而升酌曰曠
飲斯又酌曰調飲斯又酌堂上北面坐飲之降趨而出
平公呼而進之曰蕢曠者爾心或開予是以不與爾言
爾飲曠何也曰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為子卯也
大矣曠也大師也不以詔是以飲之也爾飲調何也曰
調也君之褻臣也為一飲一食忘君之疾是以飲之也
爾飲何也曰蕢也宰夫也非刀匕是共又敢與知防是
以飲之也平公曰寡人亦有過焉酌而飲寡人杜蕢洗
而揚觶公謂侍者曰如我死則必毋廢斯爵也至于今
既畢獻斯揚觶謂之杜舉

春秋宣公八年夏六月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壬午猶繹萬入去籥注繹所以實戶萬舞名籥管也猶者可止之辭魯人知卿佐之喪不宜作樂而不知廢繹故內舞去

論惡其聲聞

左傳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繹非禮也

公羊傳繹者何祭之明日也萬者何千舞也籥者何籥
舞也其言萬入去籥何去其有聲者廢其無聲者注廢置也置者
存其心焉爾存其心焉爾者何知其不可而為之也
猶者何通可以已也

穀梁傳此公子也其曰仲何也疏之也何為疏之也是
不卒者也不疏則無用見其不卒也則其卒之何也以
譏乎宣也其譏乎宣何也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
左傳昭公九年晉荀盈如齊逆女還六月卒于戲陽殯
于絳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公使尊許
之而遂酌以飲工注工樂師師曠也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
子卯謂之疾日注紂以甲子喪桀以乙卯亡故國君以為忌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

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爲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女弗聞而樂是不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爲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說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爲是悛而止秋八月使荀躒佐下軍以說焉注躒爲公子春秋昭公十有五年二月癸酉有事于武宮籥入叔弓卒去樂卒事

左傳二月癸酉禘叔弓泣事籥入而卒去樂卒事禮也公羊傳其言去樂卒事何禮也君有事于廟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大夫聞大夫之喪尸事畢而往

穀梁傳君在祭樂之中聞大夫之喪則去樂卒事禮也

注祭樂者君在廟中祭作樂

體也古之人重死君命無所不通

晉書武帝咸寧二年十一月詔諸王公大臣薨應三朝發哀者踰月不舉樂其一朝發哀者三日不舉樂

通典大臣喪廢樂議晉賀循曰車騎大將軍未葬不應作鼓吹鼓吹之興雖本爲軍之凱樂有金革之音於宮庭發明大節以此爲盛與樂實同案禮於貴臣比卒哭不舉樂今車騎未葬不宜作也

魏書神龜二年正月二日元會高陽王雍以靈太后臨朝太上秦公喪制未畢欲罷百戲絲竹之樂清河王懌以爲萬國慶集天子臨亭宜應備設太后訪之於侍中崔光光從雍所執懌謂光曰宜以經典爲證光據禮記

縞冠玄武子姓之冠父母有重喪子不純吉安定公親爲外祖又有師恩太后不許公除衰麻在體正月朔日還家哭臨至尊輿駕奉慰記云朋友之墓有宿草焉而不哭是則朋友有期年之哀子貢曰夫子喪顏淵若喪子而無服喪子路亦然顏淵之喪饋祥肉夫子受之彈琴而後食之若子之哀則容一期不舉樂也孔子旣大祥五日彈琴父母之喪也由是喪夫子若喪父而無服心喪三年由此而制雖古義難追比來發詔每言師祖之尊是則一期之內猶有餘哀且禮母有喪服聲之所聞子不舉樂今太后更無別宮所居嘉福去太極不爲大遠鼓鍾于宮聲聞于外況在內密邇也君之卿佐是爲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之知悼子喪未葬杜蕢所以諫晉公也今相國雖已安厝才三月爾陵墳未乾懌以

理證爲然乃從雍議

通典唐代宗大曆十四年十二月禮儀使吏部尚書顏真卿奏謹案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縣鄭注云去謂藏之弛謂釋下也是知哀重者藏哀輕者釋又晉元后秋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不設樂晉博士孔恢議朝廷過密縣而不樂恢以爲宜都去縣設樂爲作不作則不宜縣國哀尚近謂金石不可陳於庭伏請三年未畢朝會都不設縣如有大臣薨歿則量事輕重縣而不作勅付有司

宋史太宗太平興國七年十月中書言今月七日乾明節選定二十二日大宴二十日參知政事實偁卒明日皇帝親幸其第臨喪慟哭設奠還宮即令罷宴有司奏伏以百司告備六樂在庭睿聖至仁聞哀而罷足以顯

君父愛慈之道勵臣子忠孝之心伏請宣付史館傳錄美實詔可

真宗天禧二年九月十一日宴近臣於長春殿餞河陽三城節度使張旻赴任以王旦在殯不舉樂

仁宗嘉祐六年三月五日宰臣富弼母秦國太夫人薨十七日春宴禮院上言君臣父子國家均同元首股肱相濟成體貴賤雖異哀樂則同一人向隅滿堂嗟戚今宰臣新在苦塊欲乞特罷春宴聲樂以表聖人優恤大臣之意詔下并春宴寢罷

太常因革禮同

金史皇統元年六月有司請舉樂上以宗幹新喪不允貞元三年太傅大臬薨禁樂三日

會喪

漢書左將軍孔光薨公卿百官會弔送葬

後漢書征南將軍潁陽侯祭遵卒於軍喪至河南縣詔遣百官會於喪所

唐書魏徵傳徵卒詔內外百官朝集使皆赴喪

王珪傳珪卒帝素服哭別次詔魏王率百官臨哭

尉遲敬德傳敬德卒高宗詔京官五品以上及朝集使赴第臨弔

張行成傳行成卒於尚書省舍詔九品以上就第哭止斂三遣使賜內衣服尚宮宿其家護視

戴至德傳至德卒詔百官哭其第

郝處俊傳處俊卒詔百官赴哭官庀葬事

政和禮前期一日所司於主人第大門右量地之宜設百官

朝參官以上

會弔者次其日先於主人寢庭設百官位重

行應會弔者集於門外次各常服贊者以次引入就位

立定贊者曰可哭百官在位者皆哭十五舉音贊者曰可止百官在位皆止哭贊者引爲首一員升詣主人前展慰訖贊者引降出諸在位者以次而出應致恭者皆再拜而出會葬如會喪之儀

護喪

漢書霍光薨大中大夫任宣與侍御史五人持節護喪事發材官輕車北軍五校士軍陳至茂陵以送其葬明會典凡二品以上大臣在任病故者嘉靖二十八年議準行兵部應付船隻脚力差官一員護送還鄉

冊贈

春秋昭公七年秋八月戊辰衛侯惡卒

左傳衛齊惡告喪于周且請命王使成簡公如衛弔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

注命如余之哀策

余敢忘高圉亞圉

注二圉周之先也爲殷諸侯亦受殷王追命者

後漢書禮儀志諸侯王列侯始封貴人公主薨皆令贈印璽

漢書孔光傳光薨莽白太后使九卿策贈以太師博山侯印綬

後漢書楊賜薨策贈特進

唐書禮志君以勅使冊贈則受冊於朝堂載以犢車備鹵簿至第妃主以內侍爲使贈者以蠟印畫綬冊贈必因其啓葬旣葬則受於靈寢旣除則受於廟主人公服而不哭或單衣而介幘受必有祭未廟受之寢

撫言韋莊奏請追贈近代人不及第者孟郊李賀皇甫松李羣玉陸龜蒙趙光遠李甘溫庭皓劉得仁陸逵傳錫平曾賈島劉稚珪顧邵孫沈珮顧蒙羅鄴方

于前件人俱無顯遇皆有奇才麗句清辭徧在時人之口銜冤抱恨竟爲冥路之塵但恐憤氣未銷上衝穹昊伏乞宣賜中書門下追贈進士及第各贈補闕拾遺見存明代惟羅隱一人亦乞特賜科名錄升三級便以特勅顯示優恩俾使已升冤人皆霑聖澤後來學者更厲文風

乾學案此即所謂孤魂及第也明英宗時貢院火焚死舉人皆贈進士葬之事亦相類

太常因革禮通禮策贈貴臣守宮於主人大門外設使副位使人公服從朝堂受策載於犢車各備鹵簿至主人之門降車使者稱有制主人降階稽顙內外皆哭讀策訖主人拜送之○禮閣新編國朝之制策命大臣有於私第策之者有於本道策之者私第冊者乾德三年

正衙命使冊贈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柱國秦國公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三千戶孟昶可贈尚書令追封楚王是也本道冊者建隆元年故推誠奉議同德翊戴功臣荆南節度歸峽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江陵尹上柱國南平王食邑四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三百戶高保融奉勅可贈太尉端拱元年九月二日勅故安時鎮國崇文耀武宣德守道中正功臣武勝軍節度使鄧州管内觀察處置等使開府儀同三司守太師尚書令兼中書令持節鄧州諸軍事行鄧州刺史上柱國鄧王食邑九萬七千戶食實封一萬六千九百戶賜劍履上殿詔書不名錢俶可特追封秦王是也然私第本道所冊之地不同至於擇日冊命禮物之類皆均等今止取孟昶儀著之以

見當時因革爾儀曰前一日中書省以冊進內其日文武百官並入朝典儀設羣官等位如常儀左右金吾量排仗衛所司先陳載冊犢車及冊使輅車鹵簿鼓吹儀仗等於昇龍門外以俟典儀設冊使位南北向設中書令位於冊使位之東北又設門下侍郎中書侍郎押節案位於中書令位東北俱面西文武臣寮依時刻入就位應行事官朝服餘官公服門下侍郎帥主節者持幡節中書侍郎帥令史絳衣介幘奉冊案立於橫街北近東節在南案在北門下侍郎中書侍郎各立於節案之前俱面西以俟次引冊使朝服立於文德門外道東面西俟百官立班定禮官通事舍人引入就橫街南位閤門使引內冊案自東上閤門出詣橫街南向立常宣付白麻所宣曰奉勅付中書令禮官通事舍人引中書令從本班就冊案跪搢笏受冊

轉授中書侍郎執笏俯伏興中書侍郎帥令史對舉門下侍郎帥主節者持幡節於冊案前行中書令前導至命使位面西立稱有制冊使再拜訖宣曰冊贈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太師兼中書令上柱國秦國公食邑一萬戶食實封三千戶孟昶奉勅可贈尚書令追封楚王命卿持節度禮冊使再拜訖中書令退本位次引門下侍郎帥主節者詣使以幡節授使使跪轉付主節者中書侍郎帥昇案者以冊授使使跪受復置於案門下侍郎中書侍郎俱還本班次引冊使出持節者前導持案者次之出文德西門俟冊使出門所司宣放仗退如常儀至昇龍門外奉冊至於載冊犢車冊使昇輅車鹵簿鼓吹引從備而不作赴追封楚國王孟昶私第展禮訖其鹵簿鼓吹儀仗車輅等還本司受冊儀與通禮皆相類今不復錄○乾德三年十二

月二十二日禮院奏今來贈冊楚王孟昶欲不差冠劍使所有禮衣冠劍一副準例冊使賁赴本道於受冊前一日宣賜詔可○乾德三年十一月禮院又奏準舊儀禮例冊贈諸王及貴臣鼓吹儀仗引至都亭驛次日常服持節往本道行冊禮如別儀如是鑾駕出征則無儀當司常酌况是冊贈欲不於正衙命使行禮所司修制行冊禮衣法物等畢日交與冊使副持節押冊進發往本道展冊禮詔令正衙命使

賜葬

漢書霍去病傳去病薨上悼之發屬國玄甲軍陳自長安至茂陵爲冢象祁連山

衛青傳青薨起冢象廬山

乾學案前史王侯將相賜葬者不一以無關

於喪禮故不盡載今但志其一二而其他史志中有言賜葬儀注者則盡採之以見恩卹之有終云○考漢書高惠文景時諸將相皆無賜葬之事故以衛霍二事爲始

唐書百官志司儀署掌凶禮喪葬之具京官執事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祖父母父母喪職事散官五品以上都督刺史卒於京師及五品死王事者將葬祭以少牢率齋郎執俎豆以往三品以上贈以束帛黑一纁二一品皆乘馬旣引遣使贈於郭門之外皆有束帛一品加璧五品以上葬給營葬夫

宋史禮志詔葬禮院例冊諸一品二品喪勅備本品鹵簿送葬者以少牢贈祭於都城外加璧束帛深青三纁二案會要勲戚大臣薨卒多命詔葬遣中使監護官給

其費以表一時之恩殯前一日對靈柩及至墳所下事
時皆設勅祭監葬官行禮熙寧初著新式頒於有司○
乾德六年三月中書令秦國公孟昶薨其母李氏繼亡
命鴻臚卿范禹偁監護喪事詔禮官議定吉凶儀仗禮
例以聞太常禮院檢晉天福十二年葬故魏王周廣順
元年葬故樞密使楊邠侍衛使史弘肇三司使王章故
事以聞詔從之其儀從詳見歷代品式篇及葬命供奉官周貽慶押奉
議軍士二指揮防護至洛陽又賜子玄喆墳莊一區○
開寶四年建武軍節度使何繼筠卒詔遣中使護葬仍
賜寶劍甲冑同葬咸平元年護國軍節度使駙馬都尉
王承衍葬鹵簿鼓吹備而不作以在太宗大祥禁忌內
也元豐五年崇信軍節度使華陰郡王宗旦薨聽以旌
節牌印葬尋又詔不即隨葬者徒二年因而行用者罪

之○紹興二十四年太師清河郡王張俊葬上曰張俊
極宣力與他將不同恩數務從優厚仍賜十梁額花冠
貂蟬籠巾朝服一襲水銀二百兩龍腦一百五十兩其
後楊存中薨孝宗令諸寺院聲鍾仍賜水銀龍腦以斂
熙寧新式先是知制誥曾布言竊以朝廷親睦九族故
於死喪之際臨弔賻恤至於窆窆之具皆給於縣官又
擇近臣專董其事所以深致其哀榮而盡其送終之禮
近世使臣沿襲故常過取饋遺故私家之費往往倍於
公上祥符中患其無節嘗詔有司定其數皇祐中又著
之編勅令使臣所受無過五百朝臣無過三百有違之
者御史奏劾伏見比歲以來不復循守其取之者不啻
十倍於著令乞取舊例裁定酌中之數以為永式詔令
太常禮院詳定令布裁定以聞○嘉祐七年詔大宗正

自今皇親之喪五年以上未葬者不以有無尊親新喪並擇日葬之初龍圖閣直學士向傳式言故事皇親係節度使以上方許承凶營葬其卑幼喪皆隨葬之自慶曆八年後積十二年未葬者幾四百餘喪官司難於卒辦致濮王薨百日不及葬請自今兩宅遇有尊屬之喪不以官品爲限而葬之下判大宗正司太常禮儀院司天監議而有是詔

明集禮開平忠武王之薨其喪葬之具凡百皆出於官不煩其家蓋所以優待勲臣非常之盛禮也

喪具詳見第九十七卷歷代品式條

明會典禮部職掌凡公侯亡故不分病故陣亡禮部移咨工部造辦冥器棺槨及撥人匠甄石造墳安葬劄付欽天監選擇墳地○都督都指揮指揮衛所鎮撫千戶百戶亡故俱禮部移咨工部備辦棺槨等項造墳安葬

凡公侯乃在京一品二品父母妻喪二品四品父母喪

曾授封贈及致仕者各照品級造墳安葬在外止祭祀

未封贈者無○凡在外都指揮使及指揮僉事止禮部

遣人往祭一次若回京安葬則照例祭祀造墳千百戶

別無祭葬例

已上洪武二十六年定

○凡公侯駙馬伯病故其葬禮照依定制若公侯伯爲事病故者祭葬等項俱無○凡公

侯伯母與妻俱祭二壇有葬係皇親者加祭壇數取自

上裁○凡兩京三品以上官葬祭制度俱照依品級其

四品五品官得特恩賜葬者亦以本等品級爲定惟衍

聖公葬祭照一品禮行○凡左右都督至都督僉事管

府事病故者其先有功後間住病故者俱有葬○凡都

督僉事以下葬禮俱照品級若署都督僉事無葬

已上永樂以後

定續○凡左右都督都督同知都督僉事管府事及在外

總兵病故者照例造葬都督同知以上不分真署一體給葬署都督僉事不得妄授○凡二品三品文臣曾經賜葬者妻故在後俱許附葬惟授封夫人者例給開壙工價其餘不給若妻先故者除已封夫人照例祭葬外其餘俟夫故之日附葬○凡大臣父母先後病故者萬曆三年題準如父先以三品封給祭葬其母後封一品夫人開壙合葬者準行工部量給增造工價以足一品之數

已上萬曆六年更定

乾學案會典所載大約葬與祭並言不可一分裂故今撮其單言葬者列於此篇而其與祭連言者則詳見上篇祭奠內觀者審之工部職掌天順二年奏準文武大臣官爲造墳者夫故在前併造妻壙妻故在前併造夫壙後葬者止令所在

官司起倩夫匠開壙安葬繼室則附葬其旁同一享堂不許另造○成化十三年奏準令本家自行開壙附葬○弘治十年仍令有司開壙凡功臣武官造墳洪武三年定功臣守墓人戶各以封爵官品之差等給之其合用石碑石獸之類亦令有司俱依品級成造○二十六年詔自今凡功臣故不建享堂其墳塋葬具皆令自備惟沒於戰陣者官給○又定凡武職官員或沒於矢石或死於任所先由禮部定奪應合造墳者移咨知會仍審安葬去處若在京者與擇墳地會計工程照例應撥囚徒甄灰造墳中間有公侯伯合用硃紅棹冥器誌石甄灰人工別無定例度量支撥具棹具冥器行下寶源軍器營繕鍼工鞍轡局所依例料造應付若有令許令祖墳或就任所安葬及造享堂者臨期定奪施行

造樽并冥器甄灰公侯伯造樽無冥器○都督同知僉事指揮使紅漆樽誌石甄四千五百箇石灰四千五百斤囚五十名○指揮同知僉事黑漆樽誌石甄三千四百五十箇石灰三千四百五十斤囚二十名○正副致仕千戶衛鎮撫甄一千五百箇石灰一千五百斤囚一十二名○百戶所鎮撫甄二百四十箇石灰二百四十斤囚六名○千百戶所鎮撫骨殖安葬甄灰囚減半○寶源局造公侯伯都督冥器內用小銅釜一面小銅竈一箇小火箸一雙小銅火盆一箇樽誌事件鐵束二道鐵鍋二道兩尖釘二百箇鈹鏢一副○軍器局錫造水盆一臺醃一杓一壺瓶一酒甕一唾盂一水罐一香爐一香合一燭臺一對香匙箸連瓶一副茶鍾一茶盞一椀二壺二燈臺盞一副樑十二油瓶一匙箸連瓶一副

○營繕所木造牙仗二骨朶三交椅一脚踏一交牀一馬杌一誕馬二倉卓一香卓一牀一拄杖一箱一凳一枕一揮一清道一對樂人八控士二門神二儀仗人十二女使八武士四翼六五穀倉一涼漿瓶二鎗二斧二班劍一紅旂二金一鼓一箭三弓一甲一盔一弩一鍋竈一副火爐○鍼工局造青羅樽罩一紅紵絲煖帳一紅綃金紗幘一茶褐羅傘一紅絹旗二枕頭一紅紵絲緜被一紅絹夾被一絲布臥單一紵絲褥一布手巾一衿一鞞○鞍轡局造小鞍籠一小弓箭袋一副○今例公侯伯造墳合用黃麻一百二十斤白麻一百二十斤石灰七千五百斤俱丁字庫支蘆席四百領營繕司支楸棍三百根大峪廠支沙板甄三千箇通積抽分竹木局支松木長柴一百根把柴一百五十根俱蘆溝抽分竹木局支棺槨一副通州抽分竹木局支糯米一石五斗戶部支

夫匠三十二名內後軍都督府二十名每名銀一兩順天府十二名每名銀一兩五錢開壙合葬減半
 都督等官同○都督都督同知僉事造墳合用黃麻一
 百斤白麻一百斤石灰五千斤蘆席三百領楸棍三百
 根沙板瓢二千箇松木長柴一百根棺槨一副糯米一石
 夫匠二十名內後軍都督府十二名順天府八名各銀數如前○凡文官造墳嘉靖六年
 奏準一品二品三品未經考滿者價銀夫匠減半給領
 開壙者不分品級崇卑止與夫匠五十名如有一府一
 州一時造墳數處在各省者聽本布政司官在直隸者
 聽撫按官酌派鄰近府州通融區畫病故大臣果有功
 德昭彰聞望表著公私無過者禮部擬奏差官造葬以
 示優崇○二十七年奏準今後大臣病故例該造葬者
 其奏討差官查果合例方與題請如或例有未合止行
 各司府委官照依品級造葬○近例文官父母妻故例

應造墳及開壙合葬者俱照受封品級崇卑數目派給
 ○嘉靖初定文官造墳料價一品料價銀三百兩夫匠
 二百名每名銀一兩下同二品料價銀二百五十兩夫匠一百五十
 名三品料價銀二百兩夫匠一百名○續定四品五品
 官特恩賜葬者料價銀八十兩夫匠三十名○凡內臣
 病故乞葬正德十二年奏準務查本官歷年深淺有無
 勤勞應該造墳或蓋享堂碑亭者定與等第照例奏請
 不許一槩妄行比乞○凡衍聖公及夫人造葬開壙行
 山東布政司照例措辦甄灰夫匠物料及棺槨一副○
 萬曆六年更定凡文官三品以上不論已未考滿其各
 父母妻必曾授本等封俱照例祭葬四品本身及父母
 皆止一祭無葬而出自特恩者不拘○凡一品父母妻
 已授本等封於例祭外父母有加祭二壇者正德十年例妻有

加祭一壇者弘治十年嘉靖二年例係出特恩取自上裁陳乞者不得輒援為例○凡三品官曾經考滿者祭一壇全葬未經考滿者祭一壇減半造葬正德六年例其以侍郎兼學士贈尚書者祭二壇不拘已未考滿給與全葬或兼官雖同非係贈尚書者止給與本等卹典不得槩援為例○凡致仕養病終養聽用等項官員祭葬俱與見任官同革職閒住及先曾為事謫戍遇蒙恩詔辯復原職者祭葬俱不準給○凡文官二品三品共實歷三年以上者雖未考三品滿父母準與三品祭葬三品四品共歷三年以上者雖未考四品滿父母準祭一壇若未及三年者不準祭葬正德九年例其有未及三年而遇蒙恩詔父母已授本等封及父母先授外封後任京職考滿例不重封者俱照品級給與應得祭葬內外通理嘉靖二十八年例○凡三品以上官有被劾致

仕及先被劾冠帶閒住後奉特旨復職者俱準照例與祭葬弘治十年嘉靖二十七年例若罪過昭彰公論共棄者不拘見任致仕等項俱不準給其被劾閒住遇蒙覃恩槩復致仕者亦不準給被劾聽調及聽勘未明病故者務稽考其平生履歷人品高下功罪重輕議擬奏請定奪○凡三品以上致仕官其雅負時望懇疏乞休者照見任例給與應得祭葬如被劾致仕及考察自陳致仕者二品曾經考滿祭葬準全給未經考滿者祭照舊葬減半三品曾經考滿祭照舊半葬未經考滿者有祭無葬四品雖經考滿亦不準祭其被劾自陳官員有日久論定原無可議者仍照例給與祭葬父母妻曾授本等封者應得卹典亦視本身致仕緣由以為差等不得濫給○凡三品以上被劾聽用聽調官員祭葬俱照今擬被劾自陳致

仕官遞減之例如公論已明人品無玷仍準全給聽勘
未明官員有陳乞卹典者仍行原勘撫按案衙查明無
礙應否量給臨時題請定奪如果有顯過爲公論所不
容無論聽用聽調聽勘徑照閒住例俱不準給其父母
祭葬亦稽其子功過以爲差等○凡京官四品陞三品
者不拘四品已未考滿俱照三品未考滿例祭一壇半
葬父母曾授三品封者與同授四品封者止祭一壇其
原以三品降調後歷陞四品者止照四品例不得妄行
陳乞○凡三品父母曾授本等封者無論亡故先後一
視其子以爲差等其已經考滿者祭葬全給未經考滿
者祭一壇減半造葬○凡文官二品三品共歷三年以
上者雖未考三品滿其父母曾授四品五品封準與三
品祭葬三品四品共歷三年以上者雖未考四品滿其

父母曾授五品封準祭一壇其未經授封及止授六七
品封者不得援以爲例○凡三品官本生父母有值覃
恩乞以本身應得誥命移封者身後量給祭一壇其授
二品封者量給半葬○凡管府及總兵都督僉事止與
祭四壇照品造葬其陞署都督同知者如之若由署都
督僉事陞署都督同知者與祭二壇減半造葬○凡留
守正副親軍衛分都指揮使等官贈都督同知者於本
級上加祭一壇減半造葬○凡三品以上文官父母曾
授本等封而子先亡故者萬曆元年題準查無違礙仍
與應得卹典若被罪削籍本身原無祭葬父母雖經授
封亦不準給○凡奏請卹典萬曆元年題準兩京大臣
病故應得卹典如見任公差於外者許各差撫按官勘
明具奏其在家致仕養病給假等項病故者各地方有

司具本官履歷緣由及病故日期申報撫按衙門覈實
季終類奏中間果有行業超卓公論共推及罪過昭彰
公論共棄者據實開列聽禮部議覆若大臣見在不拘
見任致仕其父母妻曾授本等封病故者許照例自行
陳乞其致仕在家等項子孫微弱官司一年之外不為
代奏者亦許子孫自行陳乞禮部仍行撫按勘明議覆
若撫按官并所屬留難者聽禮部及該科參究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一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二

經筵講官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二十五

名號

曲禮君天下曰天子朝諸侯分職授政任功曰予一人

注皆擯踐阼臨祭祀內事曰孝王某外事曰嗣王某

注皆擯臨諸侯畛於鬼神曰有天王某甫

注皆擯天子復矣

注皆擯天子復矣

注皆擯天子復矣

注皆擯天子復矣

注皆擯天子復矣

注皆擯天子復矣

注皆擯天子復矣

注皆擯天子復矣

注皆擯天子復矣

注皆擯天子復矣

注皆擯天子復矣

注皆擯天子復矣

注皆擯天子復矣

未除喪曰子小子

注謙未敢

生名之死亦名之

注生名之曰小子王死亦曰小子

子也晉有小子侯是僭取於天子號也○疏告喪謂天子崩遣使告天下萬國之辭也措置也王葬後卒哭竟而附置於廟立主使神依之也白虎通云所以有主者神無依據孝子以繼心也主用木木有始終又與人相似也蓋記之為題欲令後可知也方尺或曰尺二寸鄭云周以栗漢書前方後圓五經異義云主狀正天神故題稱帝云文帝武帝之類也崔靈恩云古者帝王死同稱生稱帝者死亦稱帝生稱王者死亦稱王今云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蓋是為記時有主入廟稱帝之義記錄以為法也予小子者人子不忍即受天王之稱故不曰予一人而為小子若於喪中而死亦諡為小子王喪實故不變稱也

只大臨曰書崩及告喪皆曰天王書史策告民之辭也復曰天子告天之辭也假至也猶易所謂王假有廟詩所謂來格來饗莊子亦云登假于道是也體魄則降知氣在上詩云三后在天書曰殷先哲王在天言其精神升至於天臣子不忍斥言故婉其詞也先儒以為假為退音恐未然也措之廟立之主曰帝者附於廟之詞也周人卒哭而附殷人練而附蓋附而作主始入於廟曰帝者同於天神生事畢而鬼事始也鬼神莫尊於帝以帝名之言其德主以配天也然考之禮經未見有以帝名者唯易稱帝乙亦不知其何帝獨司馬遷史記載夏殷之王皆以帝名疑殷人附廟稱帝遷據世本而言當有所考至周有諡始不名帝○又曰天子未除喪而沒則其附也不曰帝而曰小子如晉有小子侯之類蓋在喪當稱子故也春秋書王子猛卒不言小子者臣下之稱與史策之辭異也此云予小子者予衍文也詩書所載予小子之稱不必未除喪之稱此又承措廟立王曰帝之文言之也則非自稱之辭故知無予字也生死皆名之曰小子王不稱帝不立諡未成為君也

胡銓曰遐達也竹書紀年帝王沒皆曰陟陟亦登也○又曰案書顧命乙丑成王崩癸酉康王尸天子位豈侯喻年也三年之內王自稱不曰王爾臣下未常不稱曰王也王乃反喪服是也鄭又云

謙未敢稱一人康王何以稱一人劉也陳皓曰假乃遠邇之義登遐言其所升高遠猶漢書稱大行行乃循行之行去聲以其往而不反故曰大行也措置也立之主者始死則斂木為重以依神既虞而埋之乃作主以依神也

吳澄曰登猶言升陟假與遐同尊之不故言其死但言其升陟於遐達之處猶言其登天也○又曰春秋景王崩悼王未踰年入於王城不稱天王而稱王猛

所謂生名之也死不稱天王崩而稱王猛卒所謂死亦名之也徐師魯曰其崩史書策辭曰天王崩自上墜下也凡復必稱名唯王呼曰天子復臣不名君也告喪於諸侯曰天王登假言升之高遠也葬後卒哭竟而附置於廟立主曰帝同於天神也案周王無稱帝者此或夏殷之禮歟此死後之稱○又曰天子即位三年除喪而後稱王其在三年之內則自稱予小子未敢稱予一人其未踰年則稱名或不幸而即死則亦稱名凡此皆不忍忘先王也此孔氏說與鄭注不同殊為有理今從之

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其與民言自稱曰寡人其在

凶服曰適子孤注凶服亦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外

事曰曾孫某侯某注稱國者遠辟天子死曰薨注亦史書策辭復曰某甫復矣

注其未甫既葬注其未甫天子曰類見注代父受國類猶象也執皮帛象諸侯之禮見也其禮三言諡曰

目字

類注言諡者序其行及諡所宜其禮亡○疏適子孤者謂擯者告賓之辭雜記云相者告曰孤某須矣彼文不云適子孤不云名亦文不具也稱孤稱名者皆謂父死未葬之前也故雜記云孤某須矣下云既葬蒲席明孤某是未葬也凡諸侯在喪之稱公羊未葬稱子某者莊三十二年子般卒襄三十一年子野卒皆是君薨未葬稱子某也既葬稱子則文公十八年子惡卒經書子卒是也踰年稱君者則僖公十年里克殺其君卓及文公元年公即位是踰年稱君也謂臣子稱君也若其君自稱猶曰子故公羊傳文九年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是也察昭十一年楚滅蔡執世子有以時蔡君已死其子仍稱世子者何休云稱世子者不許楚之滅蔡也猶若君存然故猶稱世子文十四年九月齊商人弑其君舍舍為君商人弑之弑也襄二十九年吳子使季札來聘先君未踰年吳稱子者賢季子故錄之桓十一年鄭忽出奔衛先君既葬而尚稱名者公羊云何以名伯子男一也辭無所貶何休云直以喪降稱名無餘罪致貶凡以王事出會未踰年皆稱子僖九年會于葵丘宋襄公稱子僖二十八年會于踐土陳共公稱子定四年會召陵陳懷公稱子皆未踰年會王事而稱子也若未踰年非王事而稱爵者皆譏耳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從上以來皆公羊之義也其左氏之義君薨未葬未行即位之禮前稱子某子般子野是也其出會諸侯未葬之前稱子故僖九年左氏傳云凡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蔡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踐土之會陳共公稱子是也葬雖未踰年則稱君則晉里克弑其君卓齊商人弑其君舍是也文十八年子惡卒先君葬後稱子者杜預云時史畏襄仲不敢稱君故云子也其王事出會則稱爵成四年鄭伯伐許是也案桓十三年經書衛惠公稱侯成十三年經書宋公衛侯此並先君未葬而稱爵者賈服注譏其不稱子杜預云非禮也僖二十五年會衛子莒慶盟于洮時先君已葬衛成公猶稱子者杜預云善其成父之志故上繫於父而稱子服虔亦云明不失子道成十年晉侯伐鄭時厲公父景公患未薨而厲公出會稱爵譏其生代父位不子也此皆左氏之義公羊以案齊僖九年死卓子十年死以卓子踰年故稱君左氏卓子亦九年死但赴告在十年以葬後故稱君左氏公羊二傳不同也公羊以成四年鄭伯伐許非王事未踰年而稱爵譏

之也左氏則以鄭伯伐許為王事雖未踰年得稱爵當與公羊異鄭駁異義從公羊義以鄭伯伐許為非禮及公羊未踰年為王事皆稱子即宋襄公稱子陳共公稱子是也左氏未踰年為王事皆稱爵鄭駁異義引宋襄公稱子從公羊說以為稱子禮也外事謂社稷山川在封內者也天子外事言嗣王其諸侯不得稱嗣侯但稱曾孫所以然者天子尊謂能繼天德而立也諸侯無德不繼嗣為侯故不云嗣但是父祖重孫故言曾孫也死曰薨者此謂諸侯死而國史策辭也若異國史書之則但云卒也在四夷不言亦賤略也自此以下皆然上文云天王崩書策辭不祿天子復則曰天子諸侯不可復云諸侯復故呼其子曰某甫故鄭注前文諸侯呼字是也諸侯世子葬後見於王執皮帛以象諸侯見故曰類見然春秋之義三年除喪之後乃見而今云既葬者謂天子或巡守至境故得見天子未葬未正君臣故雖天子巡守亦不見也言諡謂將葬就君請諡也凡諡既是表德故由尊者所裁當未葬之前親使人請之於天子若檀弓云其子成請諡於君是言諡於君也而曰類者王肅云請諡於天子必以其實為諡類於平生之行也何者云類其德而稱之如經天緯地曰文也鄭云使大夫來行聘問之禮今案鄭言謂吉時遣大夫行則曰聘今請諡使大夫不得曰聘而名曰類言類相聘而行此禮也故云言諡曰類也

王肅曰請諡必以其實為諡類於平生之行也方慤曰諸侯曰某甫復字之也常人曰臯某復名之也陳祥道曰諸侯既葬見天子變禮也有事於上帝而非事天之常禮曰類于上帝有事於社稷宗廟而非祭享之常禮曰類于社稷宗廟則嗣君之朝王大夫之言諡非朝聘之常禮謂之類宜矣

呂大臨曰先儒謂類猶象也其義未安求之未得闕疑可也

呂本中曰繼先君之德乃得受國而見天子故曰類見諒先君之善而請諡於天子故亦曰類

陳皓曰曾孫猶平公禱河而稱曾臣虎之類天子德厚流光故外事稱嗣王其諸侯不敢言繼嗣推始封之君而祖之故稱曾孫也薨之為言曾也幽晦之義本國史書之辭

黃叔暘曰內事稱孝不殺於天子者孝親之心自天子達於庶人一也外事稱曾孫不敢同於天子者推始封之君而祖之明已之有國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不敢

徐師曾曰適子稱孤適別於庶也稱孤無父也類有似也既葬見天子曰類見言德類先君乃得受國而見天子也將葬為親請諡亦曰類言類先君之善而稱之不

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祿庶人曰死

注異死者名為人襲其無知若猶不同然也自上顛壞曰崩薨在牀曰尸

顛壞之聲卒終也不祿不終其祿死之言漸也精神漸盡也

陳也言形在棺曰柩言究也死寇曰兵註異於凡人當饗祿其後○疏

體在也海必親王者登假率土咸知也薨者崩後之餘聲遠步於形壓諸侯之死知者亦

狹也卒畢竟也大夫是有德之位仕能至此亦是了畢平生也士祿以代耕而今

遂死是不終其祿也漸是消盡無餘之目庶人生無令譽死絕餘芳精氣一去身

名俱盡也人初生在地病困氣未絕之時下置於地冀脫死重生氣絕之後更還

牀上既未殯斂陳列在牀故曰尸白虎通云失氣亡神形體獨陳也三日不斂

之在棺死事實究竟於此故曰柩死寇曰兵謂父祖死君之寇而子孫為名也言人

能為國家捍難禦侮為寇所殺者謂為兵兵器仗之名言其為器仗之用也故君

恒祿恤其子孫異於凡人也故鄭云當饗祿其後春饗孤子是也

呂大臨曰兵者死於寇難之稱有兵死而可褒者如童汪錡能執干戈以衛社

稷孔子欲勿殤勇於死難者也有兵死而可貶者如家人凡死於兵者不入兆

域戰陳無勇者也

祭王父曰皇祖考王母曰皇祖妣父曰皇考母曰皇妣

夫曰皇辟註更設稱號尊神異於人也皇君也考成也言其德行

陳皓曰曰皇曰王皆以君之稱尊之也為之宗廟以鬼享之故各加以美稱也後世天子稱皇王稱王於是始有禁矣

徐師曾曰王大也皇美也舊說謂以君之稱尊之是教僭也亦恃於禮矣為

之宗廟以鬼享之故各加以美稱也後世天子稱皇王稱王於是始有禁矣

生曰父曰母曰妻死曰考曰妣曰嬪度者之稱也壽考曰

卒短折曰不祿註祿謂有德行任為大夫士而不為者老而死從大夫之

母並曰皇也此謂非祭時所稱也此生死異稱出爾雅文言其別於生時耳若通

而言之亦通也尚書云大傷厥考心又云聰聽祖考之聿訓舍韻篇云考妣延年

又云嬪于虞詩大明云嬪于京周禮九嬪之官並非生死異稱矣鄭知有德行任

王百世
稱故知堪為大夫士而不為者檀弓云君子曰終小人曰死與此不同者此據年
之老者從大夫之稱少者從士之稱檀弓不據年之老少但據君子取終其成功
小人精神盡
漸與此別也

謝良佐曰易曰有子考無咎又曰意承考也又書言事厥
考厥長之類皆非死而後稱蓋古者通稱後世乃異之耳
陳皓曰此言卒與不祿與上文大夫士之稱
同者彼以位之尊卑言此以數之脩短言也

周禮春官大祝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示號

注號謂尊其名更為美稱焉神號若云皇天上
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祇號若云后土地祇

王昭禹曰以實命物使有所辨則謂之名因各命物使
無相害則謂之號是名為實之實而號為名之美稱也
鄭鏐曰神示百物各有其名以名舉則失於褻易其名而為之
美稱所以致敬以尊神明見其肅敬之意大祝掌辨而為之

雜記君薨大子號稱子待猶君也
注謂未踰年也雖稱子與諸侯
夏蔡丘之會宋襄公稱子而與諸侯序○疏君存稱世子君薨稱子與諸侯並列
其待之禮猶如正君知未踰年者若踰年則稱君也案僖九年二月宋公御說卒
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以下于蔡丘是宋襄公稱子序在齊侯之下與尋常宋
公同是與諸侯序也至定四年陳懷公稱子進在鄭上僖二十八年陳共公稱子
降在鄭下衛侯弟叔武稱子亦序在鄭下
此皆春秋之時霸者所次不與此記同也

黃叔暘曰君薨未踰年太子不敢遽有君位故其號猶稱子所以執子道以教
孝也然雖未即位改元而君位已定故諸臣待之如君所以執臣道以作忠也

忠孝盡而人
之大倫定矣

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
注各以其義稱○疏祭小祭卒哭
以後之祭也吉則申孝子心故祝

辭云孝或子或孫隨其人喪稱哀者謂自虞以前凶祭也喪則
痛慕未申故稱哀也故士虞禮稱哀子而卒哭乃稱孝子也

徐師曾曰祭吉祭也卒哭以後為吉祭喪凶祭也虞以前為凶祭孝子哀
子之類皆祝辭所稱者祭以追養故稱孝喪以哀死故稱哀各以其義也

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

曰伯子某
注祝稱卜葬虞者卜葬卜虞祝稱主人之辭也孫謂為祖後者稱
曰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某卜葬其妻某氏兄弟相為卜

稱名而已○疏謂卜葬擇日而卜人祝辭所稱主人之辭也虞用葬日故并言葬
虞子孫曰哀者若子卜葬父則祝辭稱云哀子某卜葬其父某甫若孫卜葬祖則
祝辭稱云哀孫某卜葬其祖某甫夫曰乃者若夫卜葬其妻則祝辭云乃某卜葬
其妻某氏乃者言之助也妻卑故假助句以明夫之尊也若兄弟相為其弟為兄
則祝辭云某卜葬兄伯子某若兄為弟則云某卜葬其弟某
兄弟稱名則子孫與夫皆稱名故鄭注於子孫通稱可知也

徐師曾曰此記卜葬祝辭之所稱有自稱之辭子孫則曰哀子某哀孫某喪主
哀也夫則曰乃夫某乃者語助辭妻卑故假助語以明夫之尊也兄弟則曰兄
某弟某有稱所為卜者之辭卜葬其兄而弟曰伯子某則弟而兄曰仲
子某季子某妻而夫曰妻某氏父祖而子孫曰父某甫祖某甫皆可知

坊記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
注謂反哭
時也既葬
矣猶不由阼階
不忍即父位也
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

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

注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

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

以此坊民子猶有弑其父

者注弑父不子之甚○疏謂既葬反哭之時孝子升自客階受弔於堂上西方賓位之處不敢在東方以即父位示民追孝之心也未終三年之喪嗣子不合稱

君所以然者示民不令父子相爭也案僖九年秋九月晉侯詭諸卒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十年里克弑其君卓子公羊云其年奚齊殺明年卓子弑是踰年

君稱

方慤曰升自客階而不敢由於主人之階受弔於賓位而不敢居於主人之位所以避父之尊盡為子之孝而已父既往而猶未忍升其階居其位故曰教民

追孝也居君之位而未敢稱君之號則

推讓之心固可見矣故曰示民不爭也

葉夢得曰升客階不敢代父也受弔於賓位不敢為主也不敢代父而為主者

不忘親也故曰追孝古者君薨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則是君不言而冢宰

攝之也以其不言故

未終喪止稱曰子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

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

不稱君恐民之惑也

注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君

稱天子為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皆為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周禮曰主友之辭視從父昆弟○疏不稱楚

越之王喪者言春秋之義但書其卒不稱其喪葬之事若書葬則當稱葬楚越某王辟王之名故不書葬

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庚戌天王崩

公羊傳曷為或言崩或言薨天子曰崩諸侯曰薨大夫

曰卒士曰不祿

穀梁傳高曰崩

注梁

厚曰崩

注沙

尊曰崩天子之崩以

尊也其崩之何也以其在民上故崩之其不名何也大

上故不名也

左傳隱公三年夏君氏卒聲子也不赴於諸侯不反哭

於寢不祔於姑故不曰薨不稱夫人故不言葬

春秋莊公三十有二年冬十月己未子般卒

注子般莊公太子先君未葬故

不稱

公羊傳子赤云子卒此其稱子般卒何

注據子赤不言子赤卒

君存

稱世子君薨稱子某既葬稱子踰年稱公子般卒何以

不書葬未踰年之君也有子則廟廟則書葬注錄子恩也無子

不廟不廟則不書葬注未踰年之君禮臣下無服故無子不廟不廟則不書葬示一年不二君也稱卒不地者降成君也

曰者為臣子恩錄之也

春秋僖公九年春王三月丁丑宋公御說卒○夏公會

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左傳九年春宋桓公卒未葬而襄公會諸侯故曰子凡

在喪王曰小童公侯曰子注在喪未葬也小童者童蒙幼穉之稱子者繼父之辭公侯位尊上連王者下絕伯

謂王自稱之辭非諸侯所得書故經無其事傳通取舊典之文以事相接

孔叢子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臯媚女復子

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

以姓氏稱

白虎通德論書曰成王崩天子稱崩何別尊卑異生

死也天子曰崩大尊像崩之為言崩伏強天下撫擊

失神明黎庶殞涕海內悲涼諸侯曰薨國失陽薨之

言奄也奄然亡也大夫曰卒精耀終卒卒之為言終

於國也士曰不祿失其忠節不忠終君之祿祿之言

消也身消名彰庶人曰死魂去亡死之為言漸精氣

窮也崩薨紀於國何以為有尊卑之禮謚號之制即

有矣禮始於黃帝至堯舜而備易言復者據遂也書

殂落死者矣各自見義堯皆憐痛之舜見終各一也

喪者何謂也喪者亡人死謂之喪言其亡不可復得

見也不直言喪何為孝子心不忍言尚書曰武王既

喪喪終曰死為適室知據死者稱喪也

劉熙釋名人始氣絕曰死死漸也就消漸也士曰不

祿不復食祿也大夫曰卒言卒竟也諸侯曰薨薨壞

之聲也天子曰崩崩壞之形也崩礧聲也殂翳也就

隱翳也。徂，落也。祔，祔也。福祉殞落也。徂，亦往也。言往去落也。○老死曰壽，終壽久也。終盡也。生已久遠，氣終盡也。少壯而死曰夭。如取物中夭折也。未二十而死曰殤。殤，傷也。可哀傷也。父死曰考，考成也。亦言槁也。槁於義為成。凡五材，膠漆陶冶皮革乾槁，乃成也。母死曰妣。妣，比也。比之於父亦然也。漢以來謂死為物，故言其諸物皆就朽故也。既定死曰尸。尸，舒也。骨節解舒，不復能自勝斂也。

史記李斯傳：秦始皇崩于沙丘，胡亥喟然嘆曰：「今大行未發喪，禮未終。」

小爾雅：諱死謂之大行。

吳曾能改齊漫錄：古來人君之亡，未有諡號，皆以大行稱之，往而不返之義也。

漢書霍光傳：太子受皇帝信璽，行璽大行前。孟康曰：大行前，昭帝柩前也。韋

昭曰：大行，不返之辭也。

後漢書安帝紀：大行皇帝不永天年。

注：禮有大行人，小行人，主諡號官也。韋昭曰：大行者，

不返之辭也。天子崩，未有諡，故稱大行也。穀梁傳曰：大行受大名，風俗通曰：天子崩，未有諡，故且稱大行。皇帝義兩通。

通典：魏孫毓議：皇后未有諡，宜稱大行。古禮無大行之

文案。漢天子所居稱行，在言不常居也。崩曰大行者，不返之辭也。未有諡，不言大行，則嫌與嗣天子同號。至於后崩，未葬，禮未立，后宜無所嫌。故漢氏諸后不稱大行。○又云：大行之稱，起於漢氏。漢書曰：大行無遺詔。寶嬰大行在前殿，諡法大行受大名，小行受小名，言其有大德行，必受大名，若稱諡也。

周密齊東野語：大行，韋註平聲，理宗之喪，湖州致官劉億讀祝，依文選註作去聲，所謂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此雖諡法而實不然也。

乾學案：逸周書諡法解曰：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服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

名細行受小名原不專指天子蓋諡法通乎上下故與車服並稱也韋氏以不返釋大行自是正解迨章懷孫毓兼陳多義其說始淆李善注文選專用後說而世輒襲之悖乎古矣公謹正之可謂有識

漢石渠議聞人通漢問云記曰君赴於他國之君曰不祿夫人曰寡小君不祿大夫士或言卒死皆不能明戴聖對曰君死未葬曰不祿既葬曰薨又問尸服卒者之上服士曰不祿言卒何也聖又曰夫尸者所以象神也其言卒而不言不祿者通貴賤尸之義也通漢對曰尸象神也故服其服士曰不祿者諱辭也孝子諱死曰卒五經通義云春秋說題辭曰大夫曰卒精耀終卒卒之為言終於國也士曰不祿不祿為身消名彰也

白虎通德論父在稱世子何繫於君也父沒稱子某者何屈於尸柩也既葬稱小子者即尊之漸也踰年稱公者緣民之心不可一日無君也緣終始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踰年即位所以繫臣民之心三年然後爵者緣孝子之心未忍安吉也故春秋魯僖公三十三年十二月乙巳薨于小寢文公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韓詩內傳曰諸侯世子三年喪畢上受爵命於天子所以名之為世子何言欲其世世不絕也何以知天子子亦稱世子也春秋傳曰公會世子于首止或曰天子之子稱太子尚書曰太子發升于舟也或曰諸侯之稱太子則傳曰晉有太子申生鄭有太子華齊有太子光由是觀之周制太子世子亦不定也天子大斂之後稱王

者明不可一日無君也故尚書曰王麻冕黼裳此斂之後也何以知非從死後加王也以尚書言迎子釗不言迎王王者既殯而即繼體之位何緣民臣之心不可一日無君故先君不可得見則後君繼體矣尚書曰再拜興對乃受同冒也明為繼體君也緣始終之義一年不可有二君也故尚書曰王釋冕反喪服吉冕受同稱王以接諸侯明已繼體為君也釋冕藏同反喪明未稱王以統事也不可曠年無君故逾年乃即位改元名元年年以紀事君名其事矣而未發號令也何以言踰年即位謂改元位春秋傳曰以諸侯踰年即位亦知天子踰年即位也春秋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改元位也王者改元年即事天地諸侯改元即事社稷王制曰夫喪三年不祭唯祭天地

社稷為越紼而行事春秋傳曰天子三年然後稱王者謂稱王統事發號令也尚書曰高宗諒陰三年是也論語君薨百官總已聽於冢宰三年緣孝子之心則三年不忍當也故三年除喪乃即位統事即位踐阼為主南面朝臣下稱王以發號令也故天子諸侯凡三年即位終始之義乃備

魏明帝詔亭侯以上稱薨夫爵命等級貴賤之序非特偏制蓋禮關存亡故諸侯大夫既終之稱以薨卒為別今縣鄉亭侯不幸稱卒非也禮大夫雖食采不加爵即縣亭侯既受符策茅土名曰列侯非徒食采之比也於通存亡之制豈得同稱卒邪其亭侯以上當改卒稱薨二府上事博士張敷等進議諸王公大將軍縣亭侯以上有爵土者依諸侯禮皆稱薨關外侯無土銅印當古

稱不祿千石六百石下至二百石皆詣臺拜受與古士受命同依禮稱不祿高堂隆議諸侯曰薨亦取隕墜之聲也禮王者之後公及王之上公九命爲二伯者侯伯皆執珪子男及王之公皆執璧其卒皆曰薨今可使二王後公及諸國王執珪大將軍縣亭侯有爵土者車騎衛將軍辟召掾屬與三公俱執璧者卒皆稱薨禮大夫曰卒者言陳力展志功成事卒無遺恨也今大中大夫秩二千石諫議中散大夫秩皆六百石此正天子之大夫也而使下與二百石同列稱不祿爲大夫死貶從事殆非先聖制禮之意也士不祿者言士業未卒不終其祿也尚書曹訪云官寮終卒依禮各有至於其間令長以下通言物故不知物故之名本何所出高堂隆曰聞之先師物無也故事也言無復能於事者也

晉雷孝清問曰爲祖母持重既葬而母亡言稱孤孫爲稱孤子范宣曰禮無書疏稱孤子孤孫之文今世行之合於人情稱孤孫存傳重之目宜至祖母訖服然後稱孤子

或問顏延之曰甥姪亦可施於伯叔從母邪顏荅曰伯叔有父名則兄弟之子不得稱姪從母有母名則姊妹之子不可言甥且甥姪唯施之於姑舅耳何者姪之言實也甥之言生也女子雖出情不自絕故於兄弟之子稱其情實男子居內據自我出故於姊妹之子言其出生伯叔本內不得言實從母俱出不得言生然謂我伯叔者吾謂之兄弟之子謂我從母者吾謂之姊妹之子雷次宗曰夫謂吾姑者吾謂之姪此名獨從姑發姑與伯叔於昆弟之子其名宜同姑以女子有行事殊伯叔

故獨制姪名而字偏從女如舅與從母為親不異而言
謂我舅者吾謂之甥亦猶自舅而制也名發於舅字亦
從男故姪字有女明不及伯叔甥字有男見不及從母
是以周服篇無姪字小功篇無甥名也

陳書知儀禮沈文阿等謂應劭風俗通前帝謚未定臣
子稱大行以別嗣主近檢梁儀曰梓宮將登輜輶版奏
皆稱某謚皇帝登輜輶伏尋今祖祭已奉策謚哀冊既
在庭遣祭不應猶稱大行且哀策篆書藏於玄宮謂依
梁儀稱謚以傳無窮詔可之

開元禮凡百官身亡者三品以上稱薨五品以上稱卒
六品以下達於庶人稱死○虞祭祝文父喪稱孤子母
喪稱哀子祖父稱孤孫祖母稱哀孫大小祥祭如之
政和禮虞祭至大小祥祭祝文父曰孤子母曰哀子

司馬氏書儀虞祭祝文子曰孤子孫曰孤孫為母及祖
母稱哀子哀孫○父母亡荅人狀父亡稱孤子父在母
亡稱哀子父先亡母與父同承重者稱孤孫女曰孤女

小祥以後祝文
俱改稱孝子

乾學案書儀原本言父先亡母與父同文義
不可解竊嘗疑之今考家禮所載溫公書疏
則言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俱亡即稱孤
哀子承重者稱孤孫哀孫孤哀孫文義明顯
與書儀不同不知書儀原本謬誤邪抑為文
公所改正邪今當從家禮本為正

韓魏公祭式古人書曾祖皇祖魏公易皇以顯字顯曾
祖顯曾祖妣顯祖顯祖妣顯考顯妣妻先亡曰顯嬪妻
祭夫曰顯辟穆甫兄弟曰顯穆甫

右元遺山所記見
潘昂霄金石例

朱子家禮虞祭祀文稱孤子

指祭父言卒哭以後祭稱孝子

丘濬曰禮稱哀子哀孫其孤子乃議禮者所指論非其自稱也今父亡稱孤母亡稱哀父母俱亡稱孤哀子於禮無據然世俗相沿已久恐難猝改從俗亦可

朱子語類問世間孤哀子之稱如何朱子荅曰溫公因今俗以別父母不欲混也從之亦無害○問妾母之稱曰恐也只得稱母他無可稱在經只得云妾母不然無以別於他母也又問弔人妾母之死合稱云何曰恐也只得隨其子平日所稱而稱之或曰五峰稱妾母為少母南軒亦然據爾雅亦有少姑之文五峰想是本此○又曰姊妹呼兄弟之子為姪兄弟相呼其子為從子禮云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以爲己之子與為兄弟之子其喪服一也為己之子期兄弟之子亦期也今人呼兄弟之子為猶子非是也

尤鏜紅箱集禮記曰生日父母妻死曰考妣婦後學據之遂為死生定稱非也如喪考妣舜典也大傷厥考心康誥也事厥考厥長聰聽祖考之義訓俱酒誥

也此皆生稱考妣者也公羊傳曰惠公者何隱之考也仲子者何桓之母也此即死稱母也蒼頡篇曰考妣延年此亦生稱考妣也堯典曰嬪于虞大雅曰曰嬪于京又周禮有九嬪之官屬天官掌婦學之法此皆生

稱嬪者也明此信非生死有異稱可以破俗儒之論矣
呂坤四禮疑承重孫有祖父母之喪諸父在則誰通名曰主上之旁注孫稱考孫則通名於親友當稱承重孫矣曰諸父不列名乎等於姪之下乎曰各不可廢等於姪下可也曰喪次出入誰先曰諸父先重長孫謂與祖為體尊祖也故名先孫弟為尸之義也讓諸父謂與父為行尊父也故先庶父庸敬之禮也顧夢慶曰案葉夢得石林燕語父沒稱皇考於禮本無所見王制言天子五廟曰考廟王考廟皇考廟顯考廟祖考廟則皇考乃曾祖之稱也屈原離騷云朕皇考曰伯庸則直以皇考為父矣漢時議宣帝父稱恭義請稱悼太子魏相以為宜稱尊號曰皇考則皇考乃至尊之稱非後世所得通用然沿習既久雖儒者亦不能自異也又曾鞏為人後議云皇考一名而為說有三禮曰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是則以皇考為曾祖之廟號也魏相謂漢宣帝父宜稱尊號曰皇考既非禮之曾祖之稱又有尊號之文故魏明帝非其加悼考以皇號至於光武亦於南頓君稱皇考廟義出於此是以加皇號為事考之尊稱也屈原稱朕皇考曰伯庸晉司馬機為燕王告禰廟文稱敢昭告于皇考清惠亭侯是又達於羣下以皇考為父沒之通稱也以爲曾祖之廟號者於古用之以爲事考之尊稱者於漢用之以爲父沒之通稱者至今用之據石林以為沿習既久雖儒者不能自異予固以為父沒之通稱至今用之則是宋時羣下得繫稱皇考未嘗有明禁也永樂六年十二月戊戌賜秦王尚炳書曰朝廷制禮各有定分毋敢僭踰爾令僧人脩齋資薦考妣蓋欲以報劬勞之恩而於文字稱皇考皇妣又稱慈烈妃皇考皇妣是朝廷尊稱藩國豈得僭用況於禮有違且爾父於冥冥之中亦不自安況慈烈之謚果朝廷所賜乎抑爾自加之乎爾年少寡學未諳大體此必俗學腐儒所為陷於僭妄而爾不能察也自今但據實書之庶不貽譏有識之人則直以皇考為朝廷尊稱迄今無敢僭用者禁之自國

初始也惜秦藩諸臣無能援屈原司馬機
故事為上告者抑惛於尊嚴而不敢言邪
孫稱祖字子思之言仲尼祖述堯舜是也儀禮筮宅之辭曰哀子某為其父某
甫筮宅又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字父也虞祭之祝曰適爾皇祖某
甫卒哭之祝曰哀子某來日某降附爾于爾皇祖某甫字祖也附祭之祝曰適
爾皇祖某甫以附爾爾孫某甫兩字之也○爾雅父曰考母曰妣愚攷古人自
祖母以上通謂之妣經文多以妣對祖而並言之若詩之云似續妣祖烝畀祖
妣易之云過其祖遇其妣是也左傳昭十年邑姜晉之妣也尤可證○過其祖
遇其妣據文義妣當在祖之上不及其君遇其臣則在君之下也昔人未論
此義周人以姜嫄為妣周禮大司樂注周人以后稷為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
特立廟祭之謂之閼宮是以妣先乎祖周禮大司樂享先妣在享先祖之前而
斯干之詩曰似續妣祖箋曰妣先妣姜嫄也祖先祖也或乃謂變文以協韻是
不然矣或曰易又何得及此夫帝乙歸妹箕子之明夷王用亨于岐山爰辭屢
言之矣

萬斯大與應為謙論孤哀義書先生謂世俗初喪人子刺中自稱無問父母皆
當稱哀引禮文喪稱哀子哀孫為證且言家禮父喪稱孤母喪稱哀丘氏謂為
無據而孤為國君之稱後世爵隆如溫公者或可假稱若士庶稱孤為僭某退
而思之皆於禮有未盡也案雜記云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孝子哀孫孔疏曰祭
吉祭也謂自卒哭以後之吉祭則申孝子之心况辭稱孝也喪謂自虞以前凶
祭也痛慕未申故稱哀然則哀子哀孫蓋子孫喪中祭祖父母父母祝辭之稱
也顧欲移以施於今之束刺不已非禮意乎且孔疏之言非無本也古者人自
始死至葬有奠而無祭葬之日日中而虞謂之喪祭故檀弓曰是日也以吉祭
易喪祭喪祭吉祭其變有漸故祝辭之稱不容無別士虞禮三虞祝辭皆稱哀子
某即此喪稱哀子哀孫之謂也卒哭附祭稱孝子某特性少牢饋食祝辭俱稱孝

孫某即此祭稱孝子孝孫之謂也禮經明甚疏言明甚而欲移以施之於束刺
是謂非所據而據焉奚其可古者往來之禮有損辭有將命之辭有自稱故禮
於天子諸侯大夫士吉凶稱謂略見於士相見禮及曲禮少儀玉藻諸篇後世
乃於束刺以通姓名即居喪不廢溫公定禮見喪中之刺禮無明稱遂從舊俗
定為父喪稱孤子母喪稱哀子要不可謂之無據也孟子曰幼而無父曰孤曲
禮曰孤子當室又曰君子已孤不更名是父喪不可以稱孤乎問喪篇云喪禮
唯喪為主矣稱孤不可通於母則取所主之義而母喪稱哀豈不可乎雖孟子
曲禮之言亦非居喪之自稱然溫公不據哀子哀孫之祝辭而必從孤哀者祝
辭之稱人子對父母之辭也人子對父母異於人子對外人之辭也父母之喪
外人或未察不可以無辨故析為孤哀以著之也丘氏謂為無據豈知斯義者
乎曲禮云庶方小侯自稱曰孤左傳云列國有孤稱孤是孤固國君之稱然曲
禮又云己孤暴貴不為父作諡是未貴而無父者亦得稱孤也且無父曰孤老
取無父何怙之義君公稱孤者取特立無德能之義又君公止稱孤而父喪稱
孤子稱固不同義各有在不相妨也何嫌何疑而以此為拘且目之為僭安乎
矧孤哀之稱溫公著之朱子因之煌煌會典載之頒自朝廷行之天下且數百
年初未有所失乃欲一旦更之而曰禮文若是也禮文果若是乎望高明平心
察之勿執
偏見幸甚

孫稱復書前有數友見同謂父喪稱孤母喪稱哀而母喪之後繼母在父喪并
不得稱哀據謙以為如此則使人子周旋人情薄於所生大失禮意因欲按本
塞原辨孤哀二字所由起士庶不得稱孤吾兄所引孤子當室君子已孤皆非
士庶自稱不可相例而曲禮諸侯在凶服曰適子孤左傳列國有孤稱孤確有
可據非士庶之稱也哀子係喪祭自稱非所施於各刺尊說於禮不悖但今人哀
子已施於各刺獨不欲以其哀哀其父耳此固不必辨也苟其不可稱於各刺
則母喪亦不可若曰可施於母何獨不可施於父乎且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
父曰孤皆凶稱而王侯自以為稱恐何怙之孤與特立之孤總為不遠不知高

明以爲然否要之撫謙立辨之意本不起於孤哀二義但爲人子不欲以哀施於父并不欲以哀施於所生母耳惟先生諒之萬斯大再與應撫謙書人子遭父喪因繼母而不稱哀尊見以爲周旋人情夫先王制禮固順人情而爲之節文以爲周旋則非也周旋二字施於外人則可施於後母將後母非母乎又以不稱哀爲薄於所生大失禮意則更不然曾子問有云並有喪葬先輕而後重莫與虞先重而後輕輕指母重指父古人於父母並喪猶分輕重先後其於母也行葬不哀次今人於父母雖不敢或爲輕重然母已先亡而今值父死則今日之痛在父不在母又以後母之故而刺不稱哀其於吾母終天之痛自若終身之喪自若也烏害於義哉又云欲按本寒原因爲之辨孤哀二字所由起士庶不得孤稱且謂禮經孤子當室君子已孤皆非士庶自稱抑何讀古之泥也夫禮經特未載士庶喪中自稱耳業言無父曰孤矣而謂不可以自稱孤乎若疑於上僭則諸侯曰適子孤士庶曰孤子此其辨也且孤哀二稱尊見以爲稱孤重乎稱哀重乎言孤則包有哀義言哀則不得兼孤先生乃謂今人哀子以施於各刺獨不欲以其哀哀其父豈今之居父喪者因刺稱孤不稱哀遂嗔怒罵惟其所意豪無戚容者乎如此立論是求人子之哀於一字之間既失其本并其稱孤深意亦昧焉不察矣子之於父猶天也父之於子猶天之覆物無父是無天此生無可再得故當舉筆書孤子時何等痛割何等傷悼乃曰不欲以哀哀其父何其謬也夫尊意所欲據以並稱哀子者喪稱哀子哀孫之言也今既知此言不可據而尚欲並稱哀子以爲繼母在不稱哀爲薄於所生獨不思父喪不稱孤而稱哀於已故之母母則存矣奈何反忘見在之父喪乎此即百口辨之曰父喪可以稱哀也人且曰考之禮經而一無可據則何如父喪稱孤母喪稱哀者雖不載禮經猶有書儀家禮會典之可憑乎故繼母在而父喪止稱孤者順人情也亦所以尊父也非忘母也以爲今人不欲以哀施於父并不欲以哀施於所生母者直無稽之言不可以語人也

應撫謙再答萬斯大書雜記諸侯之禮他國弔令極明皆對曰孤某須矣以世子無父始爲諸侯故可稱孤然無母喪又有何稱則此禮通乎母喪皆得稱孤而無稱哀子者矣曲禮諸侯在喪曰適子孤左傳列國有凶稱孤則通乎母喪皆無哀子之稱矣後世封建禮廢始有有顯爵而父在母死得稱哀子兄云自古皆父喪稱孤母喪稱哀則列國有凶稱孤之文不唯贅詞且使臣民將何適從雜記喪稱哀子哀孫並不言所稱之地先儒據禮經虞卒爰祥祭皆稱哀子故以喪祭釋之則哀子之稱禮經無父母之異可知矣且葬其父某甫則哀子之稱不徒對父其父某甫室宅卜日辭曰哀子某來日卜葬其父某甫則哀子之稱不徒對父母稱之且對神亦稱之矣對神可稱獨不可對人而稱之乎對人不得稱哀子此於古不知出何經且家禮會典無繼母在父喪不得稱哀子祇許稱孤子之文兄何必附會俗說增此一條儒者論禮皆以經爲據未有以俗爲據而駁經者今繼母在不稱哀此出何經人問朱子孤哀之說朱子曰溫公亦是據今俗不欲父母混并之也且從之亦無害觀此言溫公祇是從宋俗若果自古迄今皆從此稱朱子焉得言且從之亦無害要之古諸侯雖母喪亦稱孤虞卒爰祥祭雖父喪亦稱哀子不懼父母之混并者以孤字原可兼哀哀字不得專於母故不以此爲別異亦不意後人并父母雙亡而繼母在亦不許稱哀也溫公文公原係諸侯本不悖禮但未發明出士庶不可稱孤一義故今日有此鶻突耳兄據書儀家禮弟據禮經不敢謂古之士庶皆稱孤道寡恐亦無礙各遵所聞不必盡同

何如萬斯大三與應撫謙書孤哀二義溫公從宋俗而定爲此稱要知原非始於宋陳子昂爲其父墓誌自稱孤子李華祭蕭穎士文已有父喪自稱孤子則唐俗已然古喪禮小斂奠後有繼者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於位擯者出告須以賁入鄭玄注曰出請之辭曰孤某使某請事出告之辭曰孤某須矣則周時士已孤稱由是以觀在古爲擯辭爲將命之辭在後世爲名刺雜記諸侯之禮他國弔合襚贈皆對曰孤某須矣尊說據此謂世子無父始爲諸侯故可稱孤意重

在始為諸侯上以諸侯是國名得稱孤道寡也其則謂諸侯喪稱曰孤係於無父不係於始為諸侯也與孟子所云幼而無父曰孤者有異乎無異乎恐尊卑貴賤不同而無父之情則同奈何因禮文不備遂謂士庶不得稱孤稱孤即謂之稱孤道寡也諸侯母喪禮固無稱哀之文然某細思之諸侯母先父死則已猶為世子君父為喪主其敢稱孤乎若父先母死則已繼為諸侯為喪主矣及母之死其或亦稱孤或別有稱而禮文不具不可得而知也至於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二言是天子諸侯大夫士之所同二句當連看不可拆看當主祝辭說不當主通稱說案曲禮云天子臨祭祀內事曰孝王其諸侯臨祭祀內事曰孝子某侯某而儀禮少牢特牲祝辭稱孝孫某士虞禮言祔祭祝辭孝子某是祭稱孝子孝孫也喪祭惟存士虞祝稱哀子天子諸侯無可考見然必無對父母新喪而祝辭不稱哀子之禮故曰天子諸侯大夫士所同也祭稱孝子孝孫是言吉祭喪稱哀子哀孫是言凶祭連看則意義分明拆看則支離鶻突主於祝辭則天子諸侯大夫士可以相通至於通稱必無上句通乎天子諸侯之祝辭而下句專屬士庶喪中自稱之理故曰可連看不可拆看當主祝辭說不當主通稱說也今尊意據喪稱哀子之言堅謂父喪亦可稱哀子豈以今之母喪稱哀子者為據此喪稱哀子之言乎非也先王制禮父喪稱孤母喪稱哀前後相承迄今不變特禮文不具必不寄喪中自稱於祝辭之內也若謂祝辭可以通稱也則通稱之可矣又胡為筆宅筆日復出一經曰祝稱卜葬虞子孫曰哀乎觀此則知對父母之祝辭不足以包對神之祝辭故雖同稱哀子而復出一經也苟謂祝辭可以為喪中自稱於喪稱哀子哀孫之言得矣何以處祭稱孝子孝孫之言乎豈古人除喪之後皆吉祭之時對人皆自稱孝子耶如之何其弗思也來論謂古時諸侯雖母喪亦稱孤虞卒哭雖父喪亦稱哀子於士庶之父喪稱孤罪為僭妄始終混喪稱無父之孤為孤寡不穀之孤故反復言之而不決豈知其稱雖相似而其實不同乎古者諸侯夢嗣君未踰年稱子居僭廬百官總已以聽冢宰三年喪畢以士服入見天子天子錫之命然後得為諸侯未錫爵視天子之元士以君其國則喪中猶未全乎為君也豈惟諸侯天子

至尊貴也其未除喪也曰予小子生名之死亦名之亦未全乎為君也未全乎君而諸侯曰孤則以無父之孤也然則上庶無父稱孤又何嫌哉奈何以稱孤道寡誣之也又先生以對神稱哀子因曰父喪對人不得稱哀子此於古不知出何經某亦曰父喪對人得自稱哀子此於古不知出何經來論云兄據書儀家禮弟據禮經然某據書儀家禮而謂父喪當稱孤猶不失孟子無父曰孤之義先生據禮經而云不敢謂士庶皆稱孤道寡則混喪稱無父之孤為孤寡不穀之孤不知於禮意為何如也且父喪因繼母而不稱家禮會典雖不著然此亦就人子所處之位有萬不得已之情姑為此說以通其變不增固無害也今先生曰繼母在不稱哀此出何經某亦曰繼母在并父喪亦稱哀此出何經喪稱哀子哀孫喪祭祝辭也某還其為祝辭不敢雷同尊說以為父喪東刺亦自稱哀子遂謂某以俗為據而駁經某所駁何經也某不任此責也

萬斯大與杭人論曾孫不當稱功服晝昨見令郎名刺有功服字不審此何人之服也若仍是令祖母之服則令郎為曾祖母母當是齊衰五月不當是功服考儀禮曾孫為曾祖母齊衰三月注云高祖同今制曾孫為曾祖母則齊衰五月玄孫為高祖齊衰三月喪服斬衰之下即是齊衰其服最重蓋曾玄孫之於曾高祖乃一本之親故服齊衰重服但以其世已遠恩已殺故降於期而五月三月在古則儀禮可案在今則家禮會典可證昭昭然不可易也今杭俗曾孫皆稱功服夫功服有大小皆旁支及外親之服本支子孫無服此者唯高祖為玄孫曾祖為曾孫祖為諸孫乃尊服卑上服下故報以總功今之曾孫稱功服者不審大功乎小功乎令祖母之喪在去年八月至十二月則齊衰五月之期已滿令郎之服可除而今正月尚稱功服必謂是大功矣夫大功九月較齊衰五月月數雖多而服反殺徒知九月之重於五月而不知大功之輕於齊衰是欲厚其曾祖而反薄之欲親其曾祖而反疏之如之何其可也古人制服有輕重衰布因有精麤故齊衰四升五升六升六升布猶未成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則已成布故齊衰重於大功不唯五月即為高祖之三月亦非大功所得同也豈以月

數拘哉今喪禮幾亡五服之衰輕重一施無精義之別第惟先王制禮其所以崇一本之親而為之稱情以立文者其名不可或紊也故特言之
張文嘉曰卒之一字唯有官者宜稱常人不應擅稱止可曰沒曰終又案丘氏曰禮稱哀子哀孫其孤子乃議禮所指論非其自稱也今父亡稱孤母亡稱哀父母俱亡稱孤哀子於禮無據然世俗相沿已久恐難猝改從俗亦可竊意父母之變哀摧於心孟子曰幼而無父曰孤言孤則哀在其中矣若六七十而亦稱孤者年雖老而情同孺慕也蓋父母之喪外人或未察故以此分辨焉泥書儀會典皆從之無可議矣但計狀列名從來止有孝子或承重孫生喪者而已近乃有以諸孫及曾玄一
切列名者知禮者宜反古焉
梁紹炳孝子喪父有繼母計不稱哀議近世孝子計狀喪父稱孤子喪母稱哀子父母並喪則稱孤哀子其說本於宋司馬光載諸儒家禮朱熹亦是之比有喪父而繼母在者其計狀疑所署或欲並稱孤哀或欲去哀稱孤客未能決質於子子應之曰有繼母在宜避不稱哀否則無以處其後母將繼親也而父妾與哉禮取別嫌明微者此也或曰案禮居喪祭祀曰孝子某計告曰哀子某哀哀父母孝子之情也第稱哀何嫌子謂禮時為大宜次之因時制宜不得泥古如孤哀之稱昉於宋儒循行已久何容獨異猶之稽顙頓首例分吉凶君子未嘗或矯焉故稱孤則人知喪父稱哀則人知喪母父沒而有繼母者并書哀則嫌於無繼母義不敢出也若謂從禮書哀不必循俗已類生今反古之道又連文書孤更屬駢枝矣或又曰喪母稱哀於俗為允今已母實亡而去哀存孤不幾於忘母乎予謂喪母哀計其事在前今居父喪而歷於繼母而不取書哀直避其名爾喪其母而書哀者實也歷於繼母而不取書哀者名也禮之節文是也古有母死而請數月之喪者亦有歷於繼母而不取書哀者名也禮之節文是也其如舅服功繼母死則已之服舅之有無尚以繼母存亡為別則繼母在而避不稱哀禮由義起詎為得已哉如近今登科序齒錄父沒而有繼母在堂必書曰慈侍下而不曰永感何則書永感則嫌於無繼母書慈侍不嫌於忘已母

也比是以觀亦可曉然已且執或之說如喪父有二子一子前母出一子後母出前子以已母先亡而欲書孤哀後子以已母尚在而欲但書孤則二子者將同計異狀邪君子行禮每稱情立文而未始壹於直遂彼事後母之如母有父制命焉惡敢以父沒而遽遺之故喪吾母也哀喪後母也亦哀惟其喪也亦當哀則其存也必不敢預哀黨以哀屬吾母不為後母計有如執言以問嫌隙所開其罪等於不孝也持論者善處人骨肉之間宜何從焉或又曰今俗有停柩在家經年始殯者假令母殯未舉而父已續娶於發引之時孝子通狀亦緣繼母去哀否乎予謂喪母書哀自屬定禮繼親後來惡得避之且前此計告以父為政率男稱哀專為其母則無可引嫌者也夫禮者稱情立文恒緣義起喪父有繼母而并書哀失之慙喪其母因後母來而遂削哀失之慙慙非禮慙亦非禮也抑語有之議禮如聚訟吾安得通人而與之折中也哉
朱董祥曰孤獨也禮曰少而無父者謂之孤孟子曰幼而無父曰孤鄭氏禮注曰三十以下無父稱孤曲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三十曰壯有室三十以內未有室而無父謂之孤子當室父母存衣冠不純素孤子當室衣冠不純素所謂孤子者如寡婦鰥夫之稱非人子臨喪所自稱也臨喪以哀為本舍哀稱孤是忘本也忘本則無父無父則難言之矣人子忍乎哉○或問期功緦麻皆制乎曰然不特期功緦麻也冠昏喪祭皆制王者治天下之法無不為制制王制也又王者之言曰制居喪書制古人於喪服未終遇身家所關之事不得已謁見官長書哀恐忌不祥書從古則犯十惡之條故書制某去其平日尊卑禮文之稱以存孝子三年不為禮之意苟無關身家事喪之重雖鄰不往大功之喪既葬而出弔今人居喪不敢求之如古人第謁見官長稱哀何忌而必從而改制乎孔子曰三年之喪練不羣立不旅行不出弔恐忘哀爾無故而諱哀易制是反之也其可哉至於居喪弔人而書制惟有重喪者為然豈非王制邪

乾學案父喪稱孤母喪稱哀不自溫公朱子始也開元禮四品以下卜宅兆涖卜者命曰孤子某云云注曰令儀父祖稱孤子孤孫母及祖母稱哀子哀孫而虞祔諸祭文亦然則是孤哀之分稱在唐世已然宋政和禮虞祭至大小祥祭祝文父曰孤子母曰哀子丘氏未詳考乃謂無所據爾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二

讀禮通考卷第六十三

經筵講官禮部侍郎兼翰林院學士教習庶吉士 大清會典統志副總裁明史總裁徐乾學

喪儀節二十六

諱

曲禮卒哭乃諱

注敬鬼神之名也諱辟也生者不相辟名衛侯名惡大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

禮不諱

嫌名二名不偏諱

注為其難辟也嫌名謂音聲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偏謂二名不一諱也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

言徵不稱在

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

母

注逮及也謂幼孤不及繼父母恩不至於祖名孝子聞名心懼諱之由心此謂庶人適士以上廟事祖雖不逮事父母猶諱祖

君所無私

諱

注謂臣言於君前不避家諱尊無二也

大夫之所有公諱

注辟君諱也

詩書不諱臨

文不諱

注為其失事正

廟中不諱

注為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於下則諱

夫人之諱

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

注臣於夫人之家思遠也質猶對也

婦諱不出門

注婦親遠於宮

中言

大功小功不諱入竟而問禁入國而問俗入門而

問諱

疏卒哭前猶以生事之則未諱至卒哭後服已受變神靈遷廟乃神事之敬鬼神之名故諱之諱避也生不相避名名以名質故言之不諱死則質

言禮通考卷六十三

藏言之則感動孝子故諱之也嫌名謂若禹與雨音同而義異丘與區音異而義同如此者不諱必其音同義同乃始諱也孔子言微不言在言在不言微者案論語云足則吾能徵之矣是言微也又云某在斯是言在也大夫之所有公諱者人於大夫之所止得避公家之諱不得避大夫諱所以然者尊君諱也若兼為大夫諱則君諱不尊也或云大夫所有公諱者君及大夫諱耳亦無已之私諱夫人君之妻質對也夫人本家所諱臣雖對君前而言語不為諱也臣於夫人之家恩遠故不諱注婦親遠於宮中言辟之者陳鏗問云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也此則與母諱同何也田瓊答曰雜記方分尊卑故詳言之曲禮據不出門大略言之爾母諱遠妻諱近則亦宜言也但所辟者狹爾大功小功不諱者古者期親則為諱陳鏗問曰亦為父乎自己親乎田瓊答曰雜記云卒哭而諱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小功不諱若小功與父同諱父諱齊衰親也然則大功小功不諱矣熊氏云大功亦諱小功不諱若小功與父同諱父同諱則亦諱之知者雜記云王父母兄弟姊妹以下皆為之小功父為諱故已從父為之諱

馬融曰始死而諱是之死而致死之不仁也卒哭而不諱是之死而致生之智也聖人知其然故將葬則有賜諱易名之禮卒哭則有舍舊諱新之令以明生事於此畢鬼事於此始也禮不諱嫌名若曾子不以諱晉而不稱昔者楊裘之類是也

盧植曰廟中不諱者不諱新君壓於祖禰也

王肅曰祝則名君不諱君也

田瓊曰雜記母之諱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此婦諱與母諱同者雜記分尊卑此條不出門大略言之爾

張子曰言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此尤非義理

雖今之人情猶未有不諱祖者也又如以木鐸徇於廟曰舍故而諱新如是則此說又不用也又如先君以獻武諱二山則是雖數世祖猶諱也是難於信書

方慤曰公所無私諱則私之尊不申於公故也私所有公諱則公之尊無往而不申故也范獻子聘於魯而不知先君之諱則入門可以不問其諱乎馬融孟曰曲禮言王父母則於已為祖者也雜記言王父母則於父為祖者也於父為祖則於已為曾祖而其服則小功於父為世父叔父姑則於已為從祖祖姑而其服亦小功於父為姊妹則於已為姑而其服則與大功凡此以父為之諱而諱之是大功小功有所謂諱也大功小功不諱言其不與父同諱者已而

乾學案曾祖父母古禮齊衰三月後世齊衰五月馬氏言其服小功非也

胡銓曰君所無私諱樂鉞於晉君之前名其父書是也詩書不諱誦詩讀書是也臨文不諱文謂文章也舊云禮文恐非呂大臨曰君所無私諱廟中不諱猶君前臣名父前子名也大夫之所有公諱廟中下則諱上其義同也陳祥道講義曰凡言於大夫之所則眾所當諱者皆諱也玉藻云士於君所言大夫沒矣則稱諱若字名士與大夫言名士字大夫於大夫所有公諱與私諱然則大夫之名亦固有眾所當諱者是所謂公諱也言公諱則君與大夫凡所當諱者皆在其中矣

八音室
劉彝曰死而不諱則安忍而忘親二名而均諱則易犯而難辟聖人知其然為之諱名之禮使之卒哭而諱所以盡愛敬之心二名不偏諱所以適言語之便也

檀弓卒哭而諱注諱避其名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注謂不復饋食於下室而鬼神祭之

已語祖之父當遷者也既卒哭宰夫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注故為高

自寢門至于庫門注百官所在庫門宮外門明堂位曰庫門天子臯門○疏前既執木鐸以命宮中又

庫門天子臯門也出宮從寢門至于庫門寢門路門庫門是魯之外門也百官及宗廟所在之次至庫門咸使知之也魯三門故至庫門爾若天子五門則至臯門故鄭引明堂位云

臯門也

二名不偏諱夫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

方慤曰夫子曰不在顯與而在蕭牆之內若此則言在不稱徵也又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若此則言徵不稱在也

雜記卒哭而諱注自此而鬼神事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

姊妹子與父同諱注父為其親諱則子不敢不從諱也謂王父母以下之親諱是謂士也天子諸侯諱羣祖母之諱

宮中諱妻之諱不舉諸其側與從祖昆弟同名則諱注母

之所為其親諱子孫於宮中不言妻之所為其親諱夫於其側亦不言也孝子聞名心懼凡不言人諱亦為其相感動也子與父同諱則子可盡曾祖之親也從祖昆弟在其中於父輕不為諱與母妻之親同名重則諱之○疏王父母母謂父之王父母於己為曾祖父母正服小功不合諱以父為之諱故子亦同於父而諱之兄弟是父之兄弟於己為伯叔正服期父亦為之期是子與父同是有諱也世父叔父姑謂父之姑也於己為從祖姑在家正服小功出嫁總麻不合諱以父為之諱故已從父而諱已從父而諱姊妹謂父之姊妹於己為姑在家正服期出嫁大功九月是已與父同為之諱也天子諸侯諱羣祖者以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故知諱羣祖母與妻二者之諱與已從祖昆弟名同則為之諱不但宮中旁側其在餘處皆諱不但為母妻而諱若從祖昆弟身死亦為諱也

過而舉君之諱則起注舉猶言也起立與君之諱同則稱字

注謂諸臣之名也○疏過謂過誤也者失言而變自新

玉藻於大夫所有公諱無私諱注公諱若言語所辟先君之名凡祭不諱

廟中不諱注謂祝嘏之辭中有先君之名者教學臨文不諱注為惑

○疏有公諱無私諱者謂士及大夫言但諱君家不自私諱父母也崔氏云謂伯叔之諱爾若至親則不得言庚云謂士與大夫言有名字同已祖稱名字皆不得諱辟敬大夫故也凡祭謂社稷山川百神也祝嘏辭中有先君之名不諱之也廟中上不諱下若有事於祖則不諱父也有事於父則諱祖教學謂師長也教人若諱疑誤後生也臨文謂簡牒及讀法律之事也若諱則失於事正也

陳皓曰公諱本國先君之

諱也私諱私家之諱也

范鍾曰自士於大夫止臨文不諱論士大夫交際與名諱之法先之以事君之禮繼之以卿大夫士交際之禮蓋次第等級士知有大夫大夫知有君其義然也貴貴尊尊賢之義並行不悖於其下然後同心協志一德以尊於天子制禮之意深矣不特其生為然也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然君所無私諱廟中不諱而義達於上下貫於幽明矣教學臨文豈可以一日之避就而失萬世之經哉

王制大史典禮執簡記奉諱惡

注簡記策書也諱先王名惡忌日若子卯○疏奉猶進也謂奉進於

王以所諱所惡

劉彝曰此夏殷大史之職主典國之禮法凡有大禮大事則執簡記以考正其儀天子行禘祫會遠祖於太廟則奉其諱若日月有可惡而齋戒恐懼以俟天譴則奉其惡日於天子所以佐佑一人惕厲脩德若天地有大災變三辰失其常度咎徵作於四時札瘥刑於四國皆天子之所惡也周官大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國之治掌法以逆官府之治掌則以逆都鄙之治正歲年以敘事于官府頒告朔于邦國而小史掌邦國之志奠繫世辨昭穆若有事則詔王之忌諱大略皆同也

周禮春官小史詔王之忌諱

注先王之名為諱○疏先王死日為忌名為諱者告王當辟此二事

左傳桓公六年申繻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

注君父之

名固非臣子所斥然禮既卒哭以水鐸徇曰舍故而諱新諱舍親盡之祖而諱新死者故言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自父至高祖皆不敢斥言

孟子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

白虎通德論太古之時所不諱者何尚質也故臣子不言其君父之名故禮記曰朝日上值不諱正天名也

通典晉孫毓七廟諱字議乙丑詔書班下尊諱唯從宣皇帝以來京兆府君以上皆不別著案禮士立二廟則諱王父以下天子諸侯皆諱羣祖親盡廟遷乃舍故而諱新尊者統遠卑者統近貴者得申賤者轉降蓋所以殊名位之數禮上下之序也先代創業之主唯周追王夏殷以前未有聞焉顯考以下謂之親廟親廟月祭屬近禮崇周武王時諸暨為顯考廟周人以諱事神固不以追王所不及而闕正廟之諱也禮大夫所有公諱又曰子與父同諱明君父之諱臣子不可以不諱也范獻

子聘於魯問具敖之山魯人以其鄉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此時獻武已為遠祖鄰國大夫猶以犯諱為失歸而作戒著於春秋大晉龍興弘崇遠制損益因改思臻其極以為京兆府君以上雖不追王列在正廟臣下應諱禮有明義宜班下諱字使咸知所避上崇寅嚴之典下防僭同之謬

束皙不得避諱議元康七年詔書稱咸寧元年詔下尊諱風伯雨師皆為訓詁又公官文書吏人上事稱引經書者復多迴避使大義不明諸經傳咸言天神星宿帝王稱號皆不得變易本文但省事言語臨時訓避而已太常博士華簡言案周禮大宗伯職云禋燎祀司中司命風伯雨師此禮文正稱應如丙辰詔書不改其名事下五府博議賊曹屬束皙議案風伯之名所由來遠其

在漢魏固已有之非晉氏避諱始造此號也若以異於周禮宜當變改則今國家行事神物稱號多因近代不皆率古蓋亦簡易以從仍舊隨時之制不足悉變唯雨師之名實由避諱宜如舊稱

魏王肅已遷主諱議高皇諱明皇帝既祔遷高皇主尚書來訪宜復諱不及引殷家或乃同名荅曰殷家以甲乙為字既二名不偏諱且殷質故也禮所謂舍故而諱新諸侯則五代不諱天子之制恐不得與諸侯同五代則不諱也春秋魯諱具敖二山五代之後可不復為諱然已易其名則故名不復諱也猶漢元后父名禁改禁中為省中至今遂以省中為稱非能為元后諱徒以名遂行故也春秋時晉范獻子適魯名其二山自以為不學當獻子時魯不復為二名諱而獻子自以為犯其諱

直所謂不學者也禮曰詩書臨文廟中皆不諱此乃謂不諱見在之廟不謂已毀者也文王名昌武王名發成王時頌曰克昌厥後駿發爾私箕子爲武王陳洪範曰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厲王名胡其子宣王時詩曰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其孫幽王時詩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此則詩書不諱明驗也案漢氏不名諱嘗曰臣妾不得以爲名字其言事不諱蓋取諸此也然則周禮其不諱時則非唯詩書臨文廟中其餘皆不諱矣今可太祖以上去殫乃不諱諱三祖以下盡親如禮唯詩書臨文廟中不諱自此以後雖百代如漢氏故事臣妾唯不得以爲名字其言事不諱所謂魏國於漢禮有損益質文隨時亦合尊之大義也

晉武帝太始二年正月有司奏故事皇后諱與帝諱俱

詔曰禮內諱不出宮而近代諱之非也勿下

晉江統上言臺選臣叔父春爲安成郡宜春縣令與縣同名故事皆得改選臣以爲父祖改選者蓋以臣子開地不爲父祖之身也今身名所加亦施於臣子吏人係屬朝夕從事官位之號發言所稱若指實而語則違經典諱尊之義若託辭迴避則有廢官擅犯憲制名號繁多士人殷富至使有受寵皇朝出身宰牧而今吏人不得表其官稱子孫不得言其位號上名嚴父下爲臣子體例不通若改易私名以避官稱則違春秋不奪人親之義臣以爲身名與官職同者宜與觸父祖名爲比體例既合於義爲弘元康七年尚書勅自今已後諸身名與官職同者與觸父祖諱同例

東晉康帝諱岳大學言被尚書符解列尊諱無舊詁是

五山之大名案釋山篇曰山大而高曰嵩今取諱宜曰嵩如辭體訓宜詳其嵩議未允當更精詳禮文正上徐禪議謹案輒關博士王質胡納許翰議案爾雅無舊訓非可造立五山之名取其大而高也其詩曰於皇時周陟其高山高山則岱衡華恒也周禮謂之五嶽詩人謂之高山字無詁訓而有二名今若舉名別之宜曰高取義為訓宜如前曰嵩

晉右將軍王遐司馬劉曇父名遐曇求解職事博士謝詮曰案禮諸侯諱祖與父大夫士并諱伯父母及姑又父子之所天尊無以比宜聽解職博士許幹議曰案禮君子不奪人親故孝經云資父以事君而敬同是以為尊者諱為親者諱曇自列父與將軍同名聖朝垂恩不許曇解可使換官

晉博士孔晁上書犯帝諱後自上又觸諱而引詩書不諱臨文不諱有司奏以慢論詔曰晁自理頃所稱引雖不與今相值然情有所由其特原之然則自今以後三帝諱情亦瞿然長吏以上足閑禮法可如舊科其餘散官以下但有謬語者不可具責又古者內諱不出宮但勿聽以為名字至於吾名但在見避過禮其或過謬皆勿却問以煩簡書也又都官曹奏以吳興郡上事有春字犯會稽鄭太妃諱下制書推之王彪之謂今皇太后臨朝奏事詔太后為故應復犯會稽太妃諱不都官郎傳讓尚書王劭議並謂不應復諱尚書陸訥等並謂故應諱王尚書謂朝臣所諱君之母妻諱者以是小君故耳君之所生非小君也亦不上諱勝非羣下所應諱且琅邪夏侯太妃章郡恭惠君章皇太妃諱並不頒下令

天下同諱宜更詳之右丞戴謐議云朝臣所諱君之母妻施於小君非君之所生所生之諱不上諱勝非羣下所宜諱也竊謂如此則不唯奏事太后不應諱而已恐門號縣名亦不宜改頒於天下而闔朝之臣陳事不避悠悠人吏犯者不問官號獨易餘莫之諱將於大體有不通耶父之所諱子無不諱君之所諱臣其不諱乎施於小君誠有其文母以子貴亦有明義若以事經至尊應諱但奏御太后不諱一朝之事諱不並行復是所疑衆官皆從尚書令王彪之議凡訓體憲章經典無文者則當準已行之舊令議者所從是右丞議也案右丞議云門縣改名旣頒天下則朝臣不得不諱意以爲門縣名以犯先帝所生之諱故先帝時改之與明穆皇后臨朝除光祿勳字義體同爾並皆頒下著令知官名之改

非頒下令人皆諱之也謂上書奏事詣先帝今上書爲諱耳太后及朝臣並應諱之義今者奏事詣太后何諱之有而乃稱太后制書遠推之乎議又喻以父之所諱竊以父子天性君臣異族君之所諱何必盡同元明哀三帝之朝無以所生之諱頒於天下令人皆同諱則臣不同子之一隅也明臣之所諱君之母妻諱者諱小君之諱耳且四海之人皆小君之臣妾非所生之臣妾也以小君之諱列於諱勝故天下同諱所生之諱不列諱勝故天下不同諱於時主相賢明朝多雋彥今所應準而議云非今所議竊所未達又云母以子貴三帝之母不以子貴邪議又云章皇太妃之喻殆非今嫌旣不解哀帝所生何以獨非今嫌又今上即位所生李淑妃諱何以不頒下天下與簡文皇帝順皇后諱率土同諱之

乎中興有八帝迄今上五帝有所生豈可四帝所生普
天下不諱而簡文帝所生獨率土同諱乎謂王尚書傳
郎議爲允

晉書禮志孝武帝太元十三年召孔安國爲侍中安國
表以黃門郎王愉名犯私諱不得連署求解有司議云
名終諱之有心所同聞名心瞿亦明前詔而禮復云君
所無私諱大夫之所有公諱無私諱又云詩書不諱臨
文不諱豈非公義奪私情王制屈家禮哉尚書安衆男
臣先表中兵曹郎王祐名犯父諱求解職明詔爰發聽
許換曹蓋是恩出制外耳而頃者互相瞻式源流旣啓
莫知其極夫皇朝禮大百僚備職編官列署動相經涉
若以私諱人遂其心則移官易職遷流莫已旣違典法
有虧政體請一斷之從之

通典東晉孝武泰元十九年七月義興太守褚爽上表
稱太子名下太學議助教臧燾議案禮記云父前子名
君前臣名又云君之於嗣子親則父也尊則君也如此
則太子雖國之儲貳猶同於臣列以君前臣名之義言
則爽表未爲失禮然史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
未有稱太子名者今省無先比即其驗也昔武皇帝代
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而不言名濤中朝名士
必詳典式其不稱名當有理趣特以皇太子儲君名諱
尊重不敢指斥故耳古今異儀禮有損益今依仗前賢
固循先比則爽表所稱爲違舊準徐乾議禮記曰夫人
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也案夫人國之小君君之一
體太子之母也而尚不諱則太子何嫌乎又禮君前臣
名父前子名又周公告父皆稱武王名益可明矣徐邈

議云左傳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記云卒哭而諱皆周禮也名之與諡並是人倫所以相稱殷尚質無諱義其遇名字如姓位耳箕子荅武王而邦其昌知於時未有諱也周公於成王六年始制周禮曲備節文而諱名稱諡然猶臨文不諱廟中不諱故周頌有克昌厥後先儒以爲宗廟詠歌上不諱下即是父前子名也

南齊書武帝時步兵校尉王慈以朝堂諱榜非古舊制上表曰夫帝后之德綢繆天地君人之亮蟬聯日月至於名族不著昭自方策號諡聿宣載伊篇籍所以魏臣據中以建議晉主依經以下詔朝堂榜誌諱字懸露義非縣古事殷中世空失資敬之情徒乖嚴配之道若乃武功鼎臣贊庸元吏或以勲崇或由姓表故孔惲見銘謂標叔舅子孟應圖稱題霍氏况以處一之重列尊名

以止仁無二之貴寅沖文而止敬昔東平即世孝章巡宮而灑泣新野云終和熙見似而流涕感循舊類尚或深心矧觀徽迹能無惻隱今局禁欽遠動延車蓋若使鑾駕紆覽四時臨閱豈不重增聖慮用感宸衷愚謂空標簡第無益於匪躬直述朝堂寧虧於夕惕伏惟陛下保合萬國齊聖羣生當刪前基之弊軌啓皇齊之孝則詔付外詳議

開元禮卒哭而諱名凡父之所諱子亦諱之母之所諱不言於內妻之所諱不言於其側

唐會要武德九年太宗初即位謂侍臣曰準禮名終爲諱之前古帝王亦不生諱其名故周文王名昌周詩克昌厥後春秋時魯莊公名同十六年經云齊侯宋公同盟于幽惟近代諸帝皆妄爲節制特令生避其諱理非

通允宜有改張因詔曰依禮二名義不偏諱尼父達聖非無前指近世以來曲為節制兩字兼避廢闕已多率意而行有違經誥今宜依據禮典務從簡約仰效先哲垂法將來其官號人名及公私文籍有世及民兩字不連讀並不須避

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先是太宗二名令天下不連言者勿避至是始改官名犯先帝諱者

高宗永徽二年十月七日尚書左僕射于志寧奏言依禮舍故而諱新故謂親盡之祖今皇祖弘農府君神主上遷請依禮不諱從之

顯慶五年正月一日詔孔宣設教正名為首戴聖貽範嫌名不諱比見抄寫古典至於朕名或闕其點畫或隨便改換恐六籍雅言會意多爽九流通義指事全違誠

非立書之本自今已後繕寫舊典文書並宜使成不須隨義改易

武后長安二年正月麟臺監兼左庶子王方慶上言謹案典籍所載人臣與人主言及上表言未有稱皇太子名者當為太子皇儲不敢指斥晉尚書僕射山濤啓事稱皇太子不言名濤中朝名士必詳典故其不稱名應有憑準朝官尚猶如此宮臣諱則不疑今東宮殿及門名皆觸犯臨事論啓迴避甚難孝敬皇帝為皇太子時改弘教門為崇教門沛王為太子改崇賢館為崇文館皆避名諱以遵典禮此則成例並為軌模伏請改換從之

睿宗延和元年賈曾除中書舍人固辭以父名忠同音議者以為中書是曹司名又與曾父音同字別於禮無

九百六
嫌曾乃就職

順宗永貞元年十二月改淳州為蠻州睦州還淳縣為清溪縣橫州淳風縣為從化縣淳于姓改為于以音與憲宗名同也論者以古不諱嫌名若禹與雨丘與區臨文不諱若文王名昌武王名發周詩曰克昌厥後又曰一之曰臧發魯莊公名同春秋曰同盟于幽宣公名午書曰陳侯午卒之類是也今古時變故廣避焉初憲宗為廣陵王順宗詔下將冊為皇太子數日兵部尚書王詔上陳請改名紹本名與憲宗諱同時君子非之曰皇太子亦人臣也東宮之臣當請改爾奈何非其屬而遽請改名以避東宮豈為禮事上邪左司員外郎李蕃曰歷代故事皆因無經學之臣而人之卒不可復正多此類是時韋貫之為監察御史名與東宮同獨不請改既

而下詔以陸淳為給事中改名質充皇太子侍讀貫之不得已乃上疏改其名大臣溺於風俗以為細事而不正之非故事也

韓愈諱辨愈與李賀書勸賀舉進士賀舉進士有名與賀爭名者毀之曰賀父名晉肅賀不舉進士為是勸之舉者為非聽者不察也倡而和之同然一辭皇甫湜曰若不明白子與賀且得罪愈曰然律曰二名不偏諱釋之者曰謂若言徵不稱在言在不稱徵是也律曰不諱嫌名釋之者曰謂若禹與雨丘與區之類是也今賀父名晉肅賀舉進士為犯二名律乎為犯嫌名律乎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若父名仁子不得為人乎夫諱始於何時作法制以教天下者非周公孔子歟周公作詩不諱孔子不偏諱二名春秋

不譏不諱嫌名康王釗之孫實為昭王曾參之父名
皙曾子不諱昔周之時有騏期漢之時有杜度此其
子宜如何諱將諱其嫌遂諱其姓乎將不諱其嫌者
乎漢諱武帝名徹為通不聞又諱車轍之轍為某字
也諱呂后名雉為野雞不聞又諱治天下之治為某
字也今上章及詔不聞諱許勢秉饑也許勢秉饑為近太祖太
宗世祖玄宗廟諱也蓋
太祖名虎太宗名世民
世祖名昞玄宗名隆基惟宦官宮妾乃不敢言諭及機以為
觸犯以諭為近代宗廟諱以機為近玄
宗廟諱代宗諱豫玄宗諱見上士君子言語行事宜何
所法守也今考之於經質之於律稽之以國家之典
賀舉進士為可邪為不可邪凡事父母得如曾參可
以無譏矣作人得如周公孔子亦可以止矣今世之
士不務行曾參周公孔子之行而諱親之名則務勝
於曾參周公孔子亦見其惑也夫周公孔子曾參卒

不可勝勝周公孔子曾參乃比於宦者宮妾則是宦
者宮妾之孝於其親賢於周公孔子曾參者邪

乾學案二名不偏諱等語本是經昌黎作律

曰者蓋唐以此入律令中也

文宗開成元年十一月中書舍人崔龜從奏前發王府
參軍宋昂與御名同十年不改昨日參選追驗正身更
改稍遲殊戾勅旨宜殿兩選

武宗會昌六年四月二十日勅中外官寮有名與御名
同者及文字點畫相似今後即任奏改音韻相近文字
點畫不同不在奏改之限

僖宗咸通十二年七月侍御史李谿以進狀內字與廟
諱音同罰一季俸復執奏曰臣案禮記不諱嫌名又職
制律諸犯廟諱嫌名不坐注云若禹與雨謂聲同而字

異也今若受罰是違典律乃免之

昭宗天祐元年九月二十九日中書門下奏太常寺止敵兩字敵上字犯御名請改曰肇從之

五代會要後唐天成元年六月十二日勅朕聞古者酌禮以製名懼廢於物取其難犯而易避貴便於時况徵在二名抑有前例恭以太宗皇帝自登寶位不改舊稱時則臣有世南宮以民部靡聞曲避止禁連呼朕以眇躬託於人上冀遵聖範非敢有廢文書內所有二字但不連稱並不得迴避如是臣下之名不欲與君親同字者任自更改務從所便庶體予懷○三年正月詔曰本朝列聖及新追四廟諱近日章奏偏旁文字皆闕點畫凡當出諱止避正呼若違避於偏旁則虧闕於文字宜從樸素庶便公私此後凡廟諱但避正文其偏旁文字

不在減少點畫又八月詔曰凡有姓犯廟諱者改以本望為姓

廢帝清泰二年五月中書門下奏御名上一字與諸王相連案太宗玄宗廟故事人臣諸王合避相連字改從單名

晉天福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禮經云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注云嫌名謂聲音相近若禹與雨丘與區也二名不偏諱孔子之母名徵在言在不稱徵言徵不稱在此古禮也唐太宗玄宗二名皆諱人姓與國音聲相近是嫌名者亦改姓氏與古禮有異若廟諱平字即不諱餘側若諱側字即不諱平聲所諱字正文及偏旁皆闕點畫望令依今式施行勅朝廷之制今古相沿道在人弘禮非天降况以方開曆數虔奉祖宗雖逾孔子之

文爽周公之訓冀崇孝行永載簡編所爲二名及嫌名
事依唐朝施行

歷代名臣奏疏宋胡安國上奏曰臣昨列職經筵專以
春秋進讀緣春秋正文有淵聖御名方奏劄未及進稟
得罪去國後聞禮官建議乞以他字易之定讀爲威其
經傳本字即不改易事已施行臣今奉旨纂修於經傳
本字既有詔令可遵即未委臣所纂修出於已見援引
他經子史有犯淵聖御名者亦許依本字書寫或當遷
避有所疑惑臣聞古者不以名爲諱堯典稱有鰥在下
曰虞舜則堯舜者固二帝之名而堯典乃虞氏史官所
作直載其君之名而不避也周人以謚易名於是有諱
禮然臨文不諱二名不偏諱載在禮律其義明白孔子
作春秋凡書周魯事雖婉其文至於名諱並依本字若

襄王名鄭而書衛侯鄭匡王名班而書曹伯班簡王名
夷而書晉侯夷恭王名句而書晉士句莊公名同而書
同盟于幽僖公名申而書戊申朔襄公名午而書陳侯
午定公名宋而書宋仲幾是也案春秋書成當恭王之
朝哀公之世句乃恭王之名也夷即三世之穆也定即
哀公之考也午即皇考之廟諱也而筆削之際並無迴
避春秋爲尊君父而作仲尼豈不恭者書法如此義亦
可知自漢以來此義不行臣子習爲諂諛而不知恭順
之實則有易人之名以徹爲通者易人之姓以莊爲嚴
者易甲乙之紀以丙爲景者易郡縣之號以還淳爲清
溪者又其甚則父名晉肅而子不敢應進士舉者忌諱
旣繁名實愈亂本朝沿習漢唐故事未暇盡革恭惟陛
下天縱聰明旣尊春秋之書以宣聖德宜用春秋之法

以斷政事凡所施設動以春秋從事即有撥亂反正之功臣所纂修繕寫進本援引他經子史之類欲乞應犯聖朝廟諱不可遷避者依太常博士王哲所奏春秋解例並依監本空闕點畫於淵聖御名亦不改易本字覆以黃紙庶幾名實不亂上遵春秋之法亦以消臣子諂諛之端向孟軻氏欽王之義明恭順之實

合璧事類諱非古也夫所謂諱者諱死而不諱生也故禮卒哭乃諱以木鐸徇于路曰舍故而諱新釋之者曰故謂高祖新謂新死者然則諱之為諱為死者設審矣亦孰知其又有不諱者也禮不諱嫌名二名不偏諱逮事父母則諱王父母不逮事父母則不諱王父母且不止此也君所無私諱是私諱不諱於公也大夫所有公諱是公諱不諱於私也詩書不諱臨

文不諱為其失事正也廟中不諱為其有事於高祖則不諱曾祖以下尊無二也夫人之諱雖質君之前臣不諱為臣之於夫人之家恩遠也婦諱不出門為婦之親遠於宮中則避之也大功小功不諱是為其屬漸疎也是又其不諱者也夫惟其諱者如彼而其不諱者又如此是禮也蓋亦周公之所創乎案周禮小史王有事詔王之忌諱而釋者乃曰諱先王名而左氏傳舉申繻之言亦謂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舍是未之前聞焉故自周人之諱行而後名始尊蓋諱之者所以尊其名也雖然諱雖行矣猶未至如後日之悉也故誦其詩讀其書容或有不能盡避者漢猶是也迨魏晉而下以至於我國朝士大夫之不尚諱者亡幾然至於諱嫌名諱二名又并其生者而

諱之諂也况其他乎吾於是知其非古矣○晉咸和元年當徵蘇峻司徒王導欲出王舒為外援乃拜撫軍將軍會稽內史舒上疏以父名會不作會稽廷尉以字同音異於禮無嫌舒陳狀音雖異而字同乞換他郡於是改會為鄒

孔氏叢說羊祜為荊州刺史及卒有遺愛州人為諱其名改戶曹為辭曹焉○范曄父名楚金故為文皆以今為茲

顏氏家訓梁武小名阿練皆呼練為綃乃謂銷鍊物為綃物○有諱銅者呼銅為鐵乃謂梧桐樹為白鐵樹便以戲笑爾○宋殷淳字子孚與何勗共食芋羹盡勗曰益殷尊羹勗司空無忌子也淳徐輟筯曰何無忌憚

揮塵錄張垧乃張說之子敬翔為敬暉之孫本朝劉溫叟以父名岳終身不聽樂至其孫凡乃自度曲預修樂書可笑○歐陽文忠公父名觀文多避之如碧落碑在絳州龍興宮之類蘇東坡祖名序文多云引或作敘近為文者或倣此不知兩先生之意也

程大昌演繁露左氏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言周人常時固嘗避其君上之名不敢斥言矣至事神之際則雖他時嘗避者亦正讀無避蓋不敢申其尊於所尊也此之謂以諱事神名也及嗣君繼立則前君之名亦必諱之是謂終將諱之也本朝著令則分名諱為二正對時君之名則命為御名若先朝帝名即改名為諱是為廟諱也若漢時則未如此分故孝宣改舊名病已而更其名以為詢其諱曰古者天子之名難知而易諱今百姓上書觸諱以犯罪者朕甚憐之其更名詢其觸諱在令前者赦之則是名諱未分也唐太宗朝不諱世字李世勣皆并世名之自見本項

洪邁容齋隨筆唐人避家諱甚嚴固出於禮律之外者李賀應進士舉忌之者斥其父名晉肅以晉與進字同音賀遂不敢試韓文公作諱辨論之至切不能解眾惑也舊唐史至謂韓公此文為文章之紕繆者則一時橫議可知矣杜子美有送李二十九弟晉肅入蜀詩蓋其父云裴德融諱臯高錯以禮部侍郎典貢舉德融入試錯曰伊諱臯向某下就試與及第困一生事後徐屯田負外郎與同除郎官一人同參右丞盧簡求到宅盧先屈前一人入前人啓云某與新除屯田裴負外同祇候盧使驅使官傳語曰負外是何人下及第偶有事不得奉見裴蒼遽出門去觀此事尤為乖刺錯簡求皆當世名流而所見如此語

林載崔殷夢知舉吏部尚書歸仁晦託弟仁澤殷夢唯唯而已無何仁晦復誦託之至於再三殷夢斂色端笏曰某見進表讓此官矣仁晦始悟已姓殷夢諱也案宰相世系表其父名龜從此又與高相類且父名晉肅子不得舉進士父名皋子不得於主司姓高下登科父名龜從子不得列姓歸人於科籍揆之禮律果安在哉後唐天成初盧文紀為工部尚書新除郎中于鄴公參文紀以父名嗣業與同音竟不見鄴憂畏太過一夕雉經於室文紀坐謫石州司馬此又可怪也

葉時禮經會元小史曰有事則詔王忌諱王制亦曰太史執簡記奉諱惡小史太史之屬故奉諱詔諱之職同夫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此左氏之語也然達孝莫如周公周公作周禮名苟可諱則周公知所避矣今考之周禮文王名昌而諱人亦曰昌本虞鞠武王名發而小行人則曰時聘以發四方之禁周公名旦雞人曰掌呼旦以詔百官是猶曰君前不自諱也成王名誦大司樂曰興道諷誦言語擇人曰誦王志瞽矇曰諷誦詩甚至官名謂之誦訓胡為而亦不為君諱乎由是觀之則周人以諱事神之說左氏之語誣也不思文王名昌武王名發而詩曰克昌厥後駿發爾私周人不諱於詩矣魯莊公名同葉公名午而春秋曰同盟于幽陳侯午卒孔子不諱於春秋矣漢儒記禮乃曰詩書不諱臨文不諱廟中不諱嫌名不諱二名不偏諱亦知其諱之非而廣為是說爾孟子諱名不諱姓之語毋亦為人子者不忍自斥其父祖之名而他則未嘗諱也然則太史之奉諱惡小史之詔忌諱果為何事邪曰此則如地官誦訓所謂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之類是也人君行事當知就善而避惡即吉而忌凶所謂忌者非謂忌日也君子有終身之憂故忌日不樂此則孝子慈孫之心尚何待於小史之詔彼鄭康成徒見忌諱之文屬於繫世昭穆之下故以死日為忌名諱惡忌避之義歟自此義不明後世乃有以諱而易人之名者以諱而易人之姓者漢史之書蒯徹為通莊周為嚴是也嫌名而諱荀卿為孫是也二名而諱

世民為人也是也甚至諱惡益繁避忌愈衆有廣行之諱有梁山之諱愚者違禮以為孝諂者獻諛以為忠吾恐周公孔子之愛君父不如是之屑也故因小史之詔忌諱而為是論以祛漢儒之惑而

明周禮之疑以附韓文公胡文定公之辨劉基集殷尚無諱諱自周始然亦不如後世之甚后稷名棄子王諱昌武王諱發成王諱誦孔子父諱紂而洪範周頌大雅春秋皆不避甚至厲王名胡而僖王亦名胡齊蔡文侯昭侯相去五世皆名中魏安同父名屈同之長子亦名屈襄陽羅氏名靖而父亦名靖此雖不可為訓未聞其為不孝之人也嗚呼人之孝思不獨避諱諱固當避

何至使人改邑改姓乎殷英東郭齊言古禮親死卒哭室夫執木鐸命于宮中曰舍故而諱新或問余曰舍故而諱者何親哉予案此故字先儒陳澧指高祖之父當遷者而言蓋五服上至高祖而止高祖之父則無服無服則親盡親盡則不諱故蘇老泉族譜引亦曰自吾父以至吾之高祖皆諱曰某其他則遂名之即此觀之古者上大大

事則不諱王父母即此觀之古者庶人止諱一代之親錢謙益原諱諱之為李賀作諱辨辨二名嫌名不諱之義詳矣而未數諱之所自始曲禮曰卒哭乃諱鄭玄曰敬鬼神之名也生者不相諱名衛侯名惡大

夫有名惡君臣同名春秋不非檀弓曰卒哭而諱生事畢而鬼事始已既卒哭宰大執木鐸以命于宮曰舍故而諱新盧植曰喪朝夕奠尚生事之虞而立尸卒哭諱新以為生道之事畢矣復以思道始事之也玄曰謂不復饋食于下室而畢神也故謂高祖之父當遷者也王肅曰故謂五廟諱者左傳曰周人以諱事神名終將諱之著之於經實之於傳古人之制諱也生事邪死事邪古禮邪禮邪故曰之死而致生之不知而不可為也之生而致死之不知而不可為也今之議諱者憚於生事鬼事舍故諱新之典而雜然曰辟諱故諱之不知而辟新諱斯不仁不知之尤也孔子謂為芻蕘者善謂為餉者不仁不殆

於用人乎哉今人不讀書不考古不悉忌諱典故但以獻諛教誨為能事之生
致死陷於大不敬之律而不自知斯孔子之所哀殆於用人者也崑山歸子莊
字玄恭吳越間傳知其姓字唐人所謂不以名而知其人也士友筆札忽改稱
為元恭歸子錯愕不置荅謂子習於禮者而問焉廣昌黎之辨作原諱以告之
楊瑞旭樓集子生三月之末妻以子見於父父名之若孫見於祖祖亦名之冠
於阼階醮於客位已冠而字之闔棺累其德行遣之曰讀誄定諱卒哭而諱率
夫執木鐸以命於宮曰舍故而諱新禮也故生而名自始生至冠但有名也冠
而字責成人之禮慮敵者卑賤者之不敢斥其名也死而諱而諱慮子若孫之
不忍聞其名也因名而字因名之諱而諱分之為名為字為諱為謚實則一名
之用也然而名與字生之事也諡與諱死之事也今世忌諱滋多凡不敢斥其
名而繫目之曰諱
此皆禮之不講也

